

永曆紀事

江陵紀事

東林事略

東林紀事本末論

計斬毛文龍始末

甲申紀事錄 錢邦芑

甲申忠逆紀事

閩遊月記 華廷獻

兩粵新書 方以智

江夏紀畧 徐世溥



永曆紀事

丁大任

相傳衡州府桂藩第三子名由櫛初在廣東肇慶府庚寅年南王率滿兵二萬攻破梅嶺進南韶因廣城未下也眾方議航海會雲南有沙土司作亂滅沐府襲爵臨終血書封印埋土中有能為我滅土司報讐者得此印王滇中適孫可望統張獻忠之餘眾自川入滇遂獲血書封印信倡義滅土司眾欲推尊之可望自思曰我賊也名不正高可以為人上謀所屬李定國往肇慶迎永



曆初有相嚴啟衡以為賊所迎未正執不肯行迎之至  
再人愈衆而加恭謹廣東勢難久駐乃聽迎往雲南暫  
駐興隆衛可望定國率百官執臣子禮朝賀永曆既得  
可望之立已且出師制勝惟可望得專征伐究以從出  
不正為引嫌乃賜可望姓朱改名朝宗冊封為秦王定  
國以下皆受節制上下相安一日可望坐堂諸將有不  
肯由角門見者可望大啟中門降階執臂而盟曰今日  
之事與諸軍約約一遵廷命若吾輩互相爭長不如仍  
散而為賊耳人之無異議卒卯命大司馬率兵攻廣西

司馬姓張名同儼故相國居正之嫡孫也同瞿稼軒  
為定南王孔所執大罵不屈就刑於是定國繼之克省  
城兇失全省定國以殉至今定國割守潯州府廣西惟  
桂平梧三府屬清為壬辰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  
樓觀兵大清損兵以萬計王公文武無不奔竄而敬  
王卒不免焉而辰州府武剛沅靖三州并十縣尚為所  
據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姦淫四不  
宰耕<sup>牛</sup>五不搶財貨有一於此軍法無赦有象陳馮見之  
警逸用羅<sup>之</sup>能跣戰不畏<sup>矢</sup>執標鎗大刀長以少勝衆  
永歷紀事



但雖勝而復旋不能遠離其險要也自壬辰大敗後湖  
南十里為之一空楚人曰孫李二將有五伯之假仁假  
義王莽之謙恭下士而永曆之為君遠過乎劉禪近勝  
于弘光奄有雲貴并廣西四川湖廣各半省五府六部  
三衙門春秋兩榜隱成小朝廷今甲午二月有兩秦人  
係書辦自雲南初八日逃回到各衙門稟稱雲南百姓  
揀時恬熙若不知有變兵者其軍中家小並住雲南縫  
造征衣其兵有十萬餘各省人俱有秦人約有一萬一  
年土產財賦足供養兵之需其出疆入境盤詰頗寬質

易商人俱給昭驗其俗兵不擾民將不欺士往來有難  
安置有方問以恢復辰州諸地荅云除非先從廣西克  
復以漸而圖若此地動靜彼悉預知有備而攻恐一時  
未易下手也合二說而觀之可得兵家知彼知己之情  
形矣

永曆所屬國

雲南全省

貴州全省

廣西七府

四川半省

湖廣小半省

永曆紀事



安南 即交趾 出象

烏蠻

占城國 出獅象

羅鬼國

羅甸國

普里部

五溪

牂牁

夜郎口

棘夷

緬甸

車里倭

羅雄

附記

金撫院移總督救授語

大逆孫可旺<sup>望</sup>盤踞滇黔收集

各種老賊糾合裸羅土司以八十萬之衆西犯四川挫

平西王之雄師東下湖南破續順公之鎮旅 其梟將

有馮將軍孫可旺弟王進才袁宗第劉二虎張光翠牛

萬才王洪典楊光謙丁夫人林得勝張光壁欽天資曹

紅頭姚黃王二王三馬進忠偵探頭分六股馬有萬餘

象有十六隻火藥萬餘等情

偏沅內衙姚傳蕭三書吏岳州府人為明擄去逃回問

其永曆狀貌答云人物亦魁岸然聲音亦宏亮手嘗批

答牋奏又問其苗頭將來向何處答云但見其擺撥從



四川陝西山西等處別無向河南江西江南等情

### 江陵紀事

江陵敗後諸不得志于江陵者悉被顯擢一時氣節之士銳然以盪滅餘黨為事張蒲州寔左袒之而茂苑申公素為江陵所信愛其黨非眾所指名者申輒默為地以免蒲州亦不久罷去以故眾議紛々將移師向申矣諸君子中鄒元標為稱首其所建白多禁切主上者上既不堪申因擠出之又令人稱趙用賢等使自相攻于是吳中行遂仇用賢而江東之李植亦內不相善新進



附和居臺省者輒以年例外遷士氣亦益衰矣初東倉  
王公以營救吳趙為江陵所忌故諸君子共推轂致大  
拜計亦且藉以抗申王一旦反面與申合諸申所欲斥  
申不自發輒受意王使訟言排之諸君子皆愕出意外  
猝無以抗也會丁亥內計主計者希申旨疏申所怒十  
九人欲悉中之銓曹無異議獨河南道御史王國意不  
可申乃起其黨馬允登補河南道資故在國前遂掌道  
事一日諸御史並會堂上允登<sup>以</sup>十九人姓名示同列曰  
諸人亦可諸謂公論難容矣國熟視叱之曰諸人皆骨

鯁無罪獨失申相公意耳青天白日何出此魅語直前  
欲拳之允登走國逐之環臺廡一匝于是國與允登悉  
外補而十九人得不勝廢申謝事<sup>王</sup>為政諸人皆或進或  
退終莫能遂其志會王稱病文選郎中顧憲成乘間  
悉進諸人官奏輒得可時趙用矣為東倉計逐且死吳  
中行亦久廢不用而沈思孝東江之李植王國王士性  
輩則各奮起彬列鄉寺矣思孝素善太宰孫玉揚王  
國屬思孝言太宰令推已巡撫太宰未許也國疑思孝  
不為言怨之構思孝于太宰太宰頗疑思孝一日思孝



等五人會于某勳臣家思孝掌工部事入內會茸茸理  
費以是後至坐定國驟問曰吾諸兄弟全心而公獨屢  
進宮何也思孝曰吾向亦疑之今日某內臣言我在大  
理鞫某事称上旨上進閱惡人簿除我名矣惡人簿者  
蓋申王去位時疏所不相善姓名密白之上者也國怒  
曰汝輩我等附新建得遷乃以是欺我耶衆皆唯遂罷  
位于是國與李植遂反思孝獨江東之王士性與思孝  
厚善如故乙未外計考功郎蔣時馨者鄒元標沈思孝  
等所劾翼也至是亦反思孝與國等合白太宰欲除丁

此呂沈鉄等以為貪頑比古四凶此呂尤與思孝善思

孝揚言于朝欲救之故事計典將行主計者發單于臺

諫人一紙令各列所見聞應察治者會議之呂單坐此駐

數然萬然無主名蓋時馨與其党私造者也時馨恐不

勝私思孝等乃持此呂單白太宰奏之此呂坐是謫戍

然自公卿以下皆重其宿名爭出左道御史趙文炳因

劾時馨贓罪時馨遂罷時侍郎呂坤張養蒙皆西人有

氣勢為後進所嚮附太宰而仇疾思孝等養蒙呼文炳

恐唱之文炳即具自首前劾時馨疏乃江東之屬草



全臣書奏者也。臣自陛下不問而思孝等益孤時會東  
之植皆擢巡撫以出國與士性並擢巡撫國首推顧不  
得士性得之心不安疏稱病以官讓國有旨調士性南  
京切青國調外任思孝獨與其里人樂聲累數十疏攻  
呂坤等及與諸臺諫力戰良久苦之且積怒臺諫多妄  
言實不任事次相張新建頗意思孝乃聳上敕部院盡  
疏臺諫名上之觀察之逐數十人思孝雖頗以為意得  
然亦不安其位與王揚並謝去矣思孝從此遂廢新建  
不久亦得罪去自後好名喜事之徒皆依西北謂之正

人君子沈歸德為次相溫純為總憲身為標的招集賢  
良以引同類而首相沈四明承王東倉趙蘭溪之後布  
列私人在要地共相與扼之會楚人郭正域掌禮部謂  
楚王非宗室裔其疎宗方上奏許正域為之謀主欲遂  
革正之然王已立三十年事遠證不具四明及諸鄉臺  
諫往之受王賂遺莫肯從正域議者無何妖書事起四  
明乘上怒欲陷歸德及正域悉取其往來遊客拷繫之  
正域狼狽走歸楚及于禍獨部郎于玉立左右之亦被  
斥玉立者名家子少喜事自前輩趙用賢者即器之為



忘年友嘗鞠寧夏事因洧釋罪撫魏季曾奏得可季曾  
西人也以故王立雖江南人特為西北所欽信是時顧  
憲成罷歸久于錫山創東林書院招集士紳講李其李  
經生之所知絕無足听者徒相與臧否人物訾國政真  
當國者聞而樂之也王立既叅議其間則往之致之西  
北之同志者令多方奏論之以故附四明者用漸罷去  
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而政授之朱山陰矣  
當四明在位時內外計典已輒為院部所持不能自主  
及山陰益懦且老不為眾所憚于是謀復召東倉以中

旨下而於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

京師得先入東倉方引故事疏辭而顧憲成為文二篇  
號夢語寤語譏切之江西叅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  
錫爵再居相位褊愎忌刻推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  
机大抵推憲成旨也東阿以拜官日卒不與政福清素  
無根抵于舊相持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嚙東倉山  
陰晉江令不得在位并其党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  
政內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得請亦不  
力也東林暨西北人士所屬望為冢宰總憲者首曰淮



撫李三才三才與王國有睚眦隙國恨之深對客罵不絕口國弟王圖翰林掌院與福清善國亦不信其言西北人士之心始內離矣先是浙人以趙沈朱三相故為西務所摠因阨日久西北人方并合勁楚延攬東林浙人雖恨之不能報也會內給事中段然恐翰林顧天梭為恣詞數千言奏詆之天梭與同官李騰芳相期許兩人皆正域所親也騰芳疏言臣與天梭同志天梭被詆臣義不得獨留遽棄官去然遂并攻李恐不勝趣走東林求助東林許之于是正域怒曰東林私我所憎攻我

所親豈與我為難耶遂切齒東林西楚之雄俊者始不附矣浙人乃令其黨說王國昌曰當今與公爭權者李三才耳吾等為公盡力攻三才公當為後拒國然之時方巡撫畿輔日夜削牘走京師毀詈三才其弟圖諷曰攻淮撫者攻吾兄弟漸也國叱不聽于是攻與救者日夜構宛若兩敵國互指為奸邪盜賊棄官者以數十而三才卒用是困矣時孫玉揚復起為太宰啣沈思考不己顧憲成移書勸之欲令洒濯思考復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三才勿墮他人計玉揚信國語怒



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事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為怨府  
浙人欺王揚老聾始令發單訪東林得失王圖夜叩扉  
激王揚曰若然先生五十年立朝名節一旦盡矣王揚  
悟止不發往之推楚人為軍鋒而乃芟刈之顧李已罷  
詞林久次者前後為臺諫所摘完人宣城湯賓尹入館  
總十五年耳見前輩寥落頗自負益折節下人以故顧  
李黨爭附之欲倚以屈王圖辛亥內計圖掌院事遂斥  
賓尹而王揚主察明督諸曹察治楚浙黨被斥者甚眾  
餘人不服閔然謂賓尹等七人稱章日上獨憲成門生

丁元薦抗言謂七人宜察救者非是于是臺諫同聲擊  
元荐元荐與往復數番卒卒以病罷王揚固亦相繼去  
矣是時西北東林日益衰謝楚浙之黨導引他省王立  
身被數十疏犹日出奇使其門生故人伺衅攻之不肯  
遂以<sup>已</sup>後憲成死福清亦罷相方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  
者並出他傍附者皆以法謫向之罪申王四明者皆不  
復口及而東林獨為天下大忌諱矣

外史氏曰祿位無常一興一衰固也賢愚是非亦隨以  
遷謂之何哉往江陵以前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進



其所忌退其所暱申王以後轉相擁護久而不敗議者  
比之傅赫沙門信夫前相用廷杖鉗天下口被杖者卒  
成名士乘間蹈瑕遂起為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  
之欽降官員終身不叙遂皆老死不振後車哉前抑善  
自為謀哉然朱山陰以前臺諫雖詆訾內閣內閣終亦  
有所善持不為役使福清之掃崑宣德清之盪東林曾  
有一已意行乎其間哉吁可哀也已

### 東林事畧

門戶始末論

按此篇始自並封至丁丑京察而止未及熹宗朝也

失名

嘗觀自古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起于小人傾君子之一  
事而小人之傾君子未有不託于朋黨之一言漢有顧  
厨俊及唐有清流白馬宋有新法偽李所號為黨人流  
入之禍中于君子而國運隨之以促興言及此真不知  
賈生之流涕盡而繼之以血也然黨錮之禍其流甚烈  
而其源有漸宋之黨禍極于襄四賢一不肖之詩也為  
之端昭代之黨禍極于萬曆丁巳而嘉隆諸政府也已



開其漸故自張鳳盤以前溯而上之如張大岳高中玄  
徐存齋嚴介溪夏桂州者其權專其黨同伐異顯行于  
好惡之間而人莫之敢議然其局專于攻擊前人故一  
相敗露而為鷹犬為其斥逐者亦轉盼而并沉互異走  
以君子不久錮林泉小人不終據要津也自瑤泉以後  
遞而下之如王荆石張洪陽趙濂陽沈蛟門朱金庭者  
其術巧其黨同伐異詭托于宮府之內而人莫之能測  
又其局專于汲引俊人故衣鉢相傳而為其所庇護所  
排擊者縱用舍易地而如前是以君子竟同碩果而小

人終等延蔓也遠不具論試就萬曆間言之當張鳳盤  
罷位申王當國而許顯陽預焉時朝議冊立天潢序定  
誰敢紊之而申王獻媚密主三王並封之說衆正爭之  
遂詆為黨矣後冊立醜既定工部主事某請造太子儀  
仗會逢至怒欲值置之法時申王許逼以公論具揭救  
之申王又惧其忤上遂密揭誘過于許而不認前揭自  
謂陰陽其事神鬼莫知不為上竟出其密揭以塞廷議  
而黃正賓以之發抄衆正糾之又詆為黨矣歲甲午申  
王既敗許亦致政趙濂陽張洪陽當國而沈蛟門預焉



一日張以其私干主銓不聽會傳旨考察銓部四司盡  
罷職衆正薄之已而遼陽有倭變張沈主戰趙與石星  
主和之議失矣而主戰者又私一搃戎李如梅會麻貴  
一日敗倭十陳八倭棲釜山頗困之極麻貴謂遼撫湯  
鎬曰今日乘勝一攻盡殲醜類矣時鎬因如梅未到鳴金  
收軍蓋鎬與如梅結盟惧其不得預功耳詰朝倭已結  
寨如梅始到鎬欲攻之麻貴不可謂倭已有備攻之必  
敗鎬不聽引兵而進倭用弩銃乘風迎戰鎬與如梅麻  
貴僅以身免遼陽精銳盡死于此乃匿不以聞獨贊畫

兵部主事丁應泰疏其寔于朝泰張洪陽沈蛟門楊鎬  
等於是洪陽與鎬奉旨為民激陽隨死而蛟門獨留為  
禍遂烈乃考察丁應泰坐以不謹陷給事中徐觀瀾死  
死誣害觀瀾親家侍郎張養蒙罷職已而枚卜沈龍江  
朱金庭朱為蛟門私人龍江乃聖心特眷者于是申瑤  
泉貽書蛟門曰藍面賊來矣須備之蓋龍江居宗伯時  
與瑤泉相忤惧其啣已欲與蛟門謀陷之以龍江面青  
黑故云然龍江方正清操無可齟齬造徽棍程守訓等  
賄內使以礦稅動法上龍謂之甚力蛟門既欲逢上又



利稅使饋遺于是閹監四出海內騷動間有言者而蛟  
門之鷹犬如姚文蔚陳治應文錢亭臯等承風順旨力  
為排擠矣其大犯公論者有二一曰楚獄蓋自楚撫趙  
可懷先以家居占人田宅不容于私奔長安重賂蛟門  
遂使可懷撫楚囑使曲護陳奉到日大失民心已因楚  
藩以假王相許楚王與金錢進上且賂蛟門諸藩惡其  
行賂也踰江奪之可懷遂坐以劫贖不俟題請徑加慘  
刑諸藩執會與爭之而百姓恨其庇陳奉亦乘机逼殺  
可懷蛟門遂坐諸藩以大匡辟者七繫高墻者數十殺

戮太過輿情能不共憤一曰妖書夫妖書為越人趙士

禎所刻蓋歸美蛟門有功東宮諸人不為出力獻媚耳

初無他異蛟門乃以挑激聖怒大索京都一欲逼死沈  
龍江蓋以議礦稅不合龍江曰妖書果自我造我當死  
于西市決不自經一欲逼死郭正域蓋正域發楚送蛟  
門禮卑遂令大兵圍其私宅下家僮于獄正域僅令人  
保首行至楊村復以兵快守之不得去其夫人脫簪珥  
令小女買薪米以給日用後得摠漕李三才解免衆正  
忿其太險毒具疏奏之丙午李三才亦疏論貫鯉不和



有累聖政蛟門遂密揭遠問李三才沈鯉郭正域上驚  
曰如何為一閣臣連一同官一侍郎一督臣貫果病耶  
故批其告病疏云卿既有病着俟命後蛟門始放去矣  
然懼龍江留必為後患乃陰賄司禮陽撼龍江批之同  
去又惧三才入掌總憲發彼妖書楚獄之失令姻婭邵  
輔忠恭之去在蛟門之忍消矣而蛟門之党如錢夢臯  
等向賴高門而留一旦蛟門歸失其所庇惟恐辛亥之  
察大不利于羣小于是以東林為綱以淮撫秦脉為目  
結成一大網無人不推入其中而察前先發以自保者

則有王紹徽鄭紀芳劉國縉金明特南中京錢策劉時俊

若而人察後謀翻者則有秦聚奎朱一桂喬應甲徐兆  
魁周永春姚宗文張鳳彩彭惟城孫紹吉歸子顧馬從  
龍王善三南京王萬祚曾陳易周達高節若而人所賴  
主銓諸矣拚却一官力結此局而小人之忍愈逞君子  
之身愈危迨考選一下元亮劉廷元李徽儀潘汝貞奇  
或借衅于湯韓而浙宣合或乘机于荆熊而楚人合或  
排擊夫顧李而三吳合假昇詩教為戎首倚方中涵為  
太山誣以四亮詆為五鬼并力斥去大臣如孫玉揚王



東林事畧  
圖孫瑋王象乾吳達可翁正春魏養蒙孫慎行吳桂芳  
葉台山崔景榮徐宗濬陳荐次第逐矣京堂如朱吾弼  
胡忻葉茂才朱國禎朱世禎郭倡朱延禧南師仲朱光  
祚馮上如歐陽東鳳吳正志金士衡吳炯等次第逐矣  
科臣如曹于忬李瑾張國儒李成名孫振基張鍵梅之  
煥麻僖段然熊明遇張萬敬韓光佑等次第逐矣臺臣  
如孫居相湯北京吳亮彭端吾李邦華周起元徐良彥  
呂圖南陳一元王時熙馬孟禎劉若星魏雲中張五典  
吉人劉蘭史李遷荆養喬史記事錢春潘之詳宋盤吳

良輔吳允中等次第逐矣部郎如孫鼎相鄒存謙劉崇  
文張鳳張養才鮑應鰲韓萬象賀娘沈正宗李朴徐一  
榛常澄龐時雍劉宗周等次第逐矣至丁巳己未兩察  
私惡所加不必循列至有未任而懸坐以不謹如李炳  
恭者在任不數月而妄誣以不謹如元薦潘之祥者禁  
錮考選六七年不下復借名題羗陽為轉通陰寔斥逐  
令狐而言不敢發羗出而發不敢盡致有株守日久貧  
病而死者有棄之而去者而見任臺省則一人常兼數  
羗俸近必陞京堂好官惟我做盡國事聽其日非世界



如此宜奴酋一奉而城堡傾社稷危矣要皆起于蛟門  
龍江邪正不合成于蛟門私人畏辛亥京察議清難容  
故其党先發傾正人而以身固其官卒之主察者執持  
不阿小人愈忿又見南察抑正伸邪而北察既竣而一  
二敗群之夫如許弘綱余懋衡者陽說陰施側身小宵  
于是僉士之焰愈張朝廷之上正人不得安其位山林  
之下正人并不能安其身而天下大事去矣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哉乃邪正之消長政府其本而  
京察則其候也已亥以孫瓏為冢宰溫純為提憲趙南

星為考功止有項應祥未歸于正然蓬生麻中卒之黜

陟稱乎迨至乙巳蛟門力庇私人錢慶皋等所賴少宰

楊時喬提憲溫純功郎劉一珉掌道吳達可持正不阿  
雖吏垣侯慶遠事後持之不堅諸奸繳旨留用然而公  
論已稍伸矣辛亥京察冢宰則孫丕揚而署提憲則許  
弘綱也功郎王宗彥吏垣曹于汴陽北京雖衆正在亨  
而邪氛已煽君子處強弩之末小人當蜂起之初至于  
丁巳己未方中涵為政鄭維之趙煥掌銓李志掌院趙  
士諤為工部郎韓俊掌道徐紹吉掌吏垣而居間把持



一手握定者惟劉廷元李徽儀昇詩教而已其于正人  
君子若風掃殘雲雨摧壞塊靡有孑遺焉故己亥尚矣  
乙巳則宋之熙寧元豐也邪正互立而邪不勝正辛亥  
則元祐紹聖之交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正不勝邪天  
丁巳則宋之元符<sup>廷</sup>無君子之踪象蒙黨錮之禍徽欽覆  
轍恐不旋踵矣

### 東林紀事本末論

言按此論始自鄒南阜諫奪情至三朝要典而止

### 江陵奪情

論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于爭奪情以其為氣  
節之倡也夫江陵之鋒觸之立碎諸君子豈甘以其身  
為劉安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則言  
水即為後日之講學當其發抗憤之際雖聖人所謂朝  
聞夕死者有以加乎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受樸後有  
用不用要之為忠臣義士也江陵敗而後之秉國者如



用如委又一異無江陵之橫而有其擅非江陵之才而  
多其始起而角之者非黜則錮于是林岩之間賢哲相  
望其諸君子進不得用退而有明道聚徒之樂此誰使  
之而又党之噫甚矣天啟間耆老僅存者尚秉用未免  
党禍興而寔發難于吉水則夫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其  
是之謂與或謂予吉水晚節稍異甫至京即囑福清以  
復江陵謂謚首務且悔其論効為少年客氣予曰是何  
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侍郎御侍御曰先生以提憲  
蒞任諸御史皆在坐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罪也予往

時不得不論由今思之則江陵未嘗無功謚亦不可不  
復諸君以為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賊心其始終  
皆為國也嗚呼由侍御之事言觀之此所以為東林哉

### 三王並封

論曰予嘗讀王忠肅奏議未嘗不嘆服其才則亦豈未  
嘗李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並封之擬此何以稱而  
重于失君遂于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者則將焉用  
此相哉幸當諸部以死爭之而王亦旋自悔効故其事  
得寢不然太倉之內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俱一



時事爭此未盡者于考功盡焉嗚呼甚矣哉予嘗嘆國  
家養士數百年未嘗不收其用然有二盡嘉靖時盡于  
議禮萬曆時盡于國本非國本盡之而為留中永錮者  
盡之也永嘉寔才相視當時建議老死竄戍卒無一語  
推是心也其以破人家國有餘矣區區二者何足以益之  
况所謂太倉者才又不及乎然議禮意相左其時無党  
名爭國本則有黨結于其間而邪正分邪者遂目諸君  
子為東朝之党名夫東朝何人也而曰党則是言者人  
道盡矣雖然東朝果可究党也此非不解倖事而何以  
東林之外寥寥焉嘗讀君子封事與史玉池恭惟條議  
及顧涇陽所與王太倉書未嘗不作而嘆曰党哉党哉  
顧國家安得盡若人而為之党也

癸巳考察

論曰予聞吏部自江陵歸擅權後諸司仰政府鼻息即  
冢宰無能自行其志者迨平湖陸五臺負其權智始一  
振拔而孫清簡陳恭介繼之于是閣不得撓部權而統  
之統以肅而益稱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之為考功  
則又異矣高邑主計大約先邪佞而次貪鄙嚴要津而



寬散秩清夜篝燈精心衡量有虫巢于耳而不知過一  
權勢姓名則奮腕抑之而所斥都給事中則姻家所斥  
吏主事即冢宰甥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有此銓司哉  
而使有賢輔臣焉所當委已任之昌言論荐俾蒙不次  
之擢奈何以喪其所私反肆之釐而一時大寮列署以  
論救罷斥者至十數君子焉政府可謂肆志而愉快矣  
于國家何于萬世何然則太倉也新也蘭溪也豈非高  
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邑白首林居而諸子以高  
邑廢者雖死不悔于是而曰党也真所謂君子亦有党

矣抑予猶有感焉癸巳而後其為察也可知矣賢者率  
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戶分為至奉國聚訟不決三  
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知東林今亦幸有  
三案為涇渭矣而邪者尤歟之焉此亦何與夫人而邪  
也吾無青馬耳而依附門戶者寔亦有人見小利害即  
不能不掉臂而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寔呈身為豈獨  
不能弃官以爭且賣友矣嗚呼此烏睹所為東林哉聞  
高邑諸君子之風其亦可而愧死矣

會推閣部

東林紀事本末論



論曰予於萬曆癸巳益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  
之被禍也爭並封者未盡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  
又盡之自顧涇陽削歸而朝空林寔東林之門戶始成  
夫東林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顧公請之當道創書完  
其上而因以名之者時梁谿毘陵荆溪金沙雲陽諸公  
相與以道德切劘而江漢北直遙相倡和于是人品理  
學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時之朝廷何如哉夫使  
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于下此東林之不願有此也  
即後此之為賢人君子者亦何嘗標榜曰吾東林哉朝

廷之上見一身出吐氣鄉黨之間有一砥行好修率<sub>舉</sub>

而納之曰此東林也浸淫二三十年壯者衰老者死迨

遼難作而勢不可復友<sub>反</sub>至不得已求人于此中而又以

門戶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非癸巳以後之為哉

吾故觀於此而不勝感慨係之耳雖然國家寔非不幸

而有此也予嘗以為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克<sub>如童</sub>

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敢取天啟乙丙之間一闔<sub>闔</sub>

作孽不過刀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回面污行

事至不忍言而寥寥相接駢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



使聖賢讀書之種不絕而為留未竟之緒以待今日聖  
明再馭者此誰為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能繫人宗  
社如此也誰謂党人不可為哉予嘗客梁谿歷陽羨徘徊  
毘陵華陽之間遇東林廢趾訪求諸君子遺事而五  
嘆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寔考其所以為東  
林者而已矣

辛亥京察上下

論曰是役也奉國分為二党曰西北曰東朝寔東林  
也曰崑曰宣寔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為小人亦以君

子為小人予何辨之前此之奪情之並封之京察不已  
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為之耳何得槩生今試觀天  
啟乙丙間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  
不辭也夫依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寧至媚閹作逆以  
為狗彘所不為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一時偶為之耳奈  
何遂以槩吾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要未有如吾朝之  
截然者也唐之二黨皆為小人所附和宋之三党皆君  
子而使小人借之為兵端獨漢之諸君子事起于與宦  
豎角而鈎黨之禍獨劇夫近世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



不勝至惜宦豎以朴之其禍亦畧與漢同夫士人與宦  
豎角而誣朋黨可言也士人與士人角而以朋黨私相  
傾猶可言也宦豎以作孽而傾士人此固向者節甫輩  
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為之然則不有東林其  
可謂世有士人也哉又何黨之足云一又曰孫富平之  
為太甫宰也以不直沈純甫李道甫與東林尤及再出  
而何以為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衷白而長  
臺省者之為湯曹乎然聞湯尹賓之黜也湯兆京持之  
力而蕭雲奔以衙門懾救賓尹至于屈膝富平斷之不

可曰老夫為今日去一嚴嵩快哉此真太宰矣然是時  
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反無錫即令號為賢者奉及  
淮撫輒曰此東林之累也而于金壇之于中甫亦然蓋  
謂淮撫貪而送執朝權者寔中甫為之即福清入相于  
亦有力焉無錫且為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嘗疑之乃  
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為經畧為中樞東事必不至收刑  
涇陽則謂淮撫有功于國家必無夜受金事相城馬侍  
御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瞑日夫然賢者盡妄語  
乎後予以問通州范璽鄉曰淮撫固不貪然豪俠人也



不善自匿飾飾又揮金如土以故來譏惡之口耳且不  
攻淮撫又安東林之<sup>得</sup>讖而詆之又以中甫質吾鄉鄭太  
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予何自以廢主事終乎嗚呼兩先  
生益持中之論矣及余閱三朝封事逆党以李三才為  
盜臣其言皆橫罵者此不足辨而吾鄉一御史首攻淮  
撫御史固時所稱抹殺忠臣<sup>孝</sup>子者也其攻淮撫以貪而  
御史又非不貪者則其所謂貪又可知矣

### 三案

論曰予觀逆党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為口寔蓋以並

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者以並封而著不傾東林何以  
獲持三案乎然前之爭並封與後之爭三案者人雖殊  
也功則同也而受禍更酷東林為東林至後而愈難哉  
夫東林之能既見于天下如此矣其攻東林者又作孽  
如彼矣此即三尺童子<sup>能</sup>起而明其趨舍者而世之人  
猶<sup>有</sup>存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談而樂道之吾然後知  
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之不絕迹于天下也或曰東  
林往矣向之忠言至計與夫蒙難受禍之事世多不察  
而末世湯擬富貴之習又<sup>入</sup>人骨髓彼豈不知諸君子



之賢反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即逐聲相吠不卹耳要之  
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知悖而從逆也此稍讀書知道  
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乃作如此奉動  
由是相提而論寧過而訛東林忍乎哉然則世之襲東  
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逆案與夫逆黨之  
所作點將錄合而觀之而天下之大辨在是矣

督師袁崇煥計斬毛文龍始末

崇禎二年己巳五月二十二日袁督師仰旂鼓司查東  
江官兵見在清江者給賞隨登岸輕騎標下各官當有  
龍武后營都司金鼎卿帶船二十八隻接應俱列坐賜  
酒二十四日賞東江官兵每行糧二斗登岸試放佛郎  
機大砲遠者不去五六里近者去三四里登嶺極指西  
形勢云可議屯二十五日午時分東北風起自北訛江  
開洋歷大王山風轉是夜大霧諸船從大洋旣一夜次  
計斬毛文龍始末



日收泊中島二十六日齊泊双島二十七日南風大來  
開船見本島白骨暴露各齊抵發立散諸將叙領有登  
州海防左營游擊尹繼阿叩見蒙調兵船四十八隻到  
二十八日午時風順開船歷松木本島小黑山大黑山者  
島蛇島蝦蟆將石泊双島此處離旅順陸路十八里水  
路四十里旅順游擊毛永義叩見登島嶺謁龍王廟督  
師向衆云國初中山王開平王諸君子始戰于鄱湖采  
石繼戰于沙漠北平水戰勝馬步戰亦勝故得驅逐胡  
元以成一統今水營止以舡艦自守豈達來入水戰乎

本部院若復河東不以水汛了事且要用之于陸地各  
將毋得虛冒賜各將酒飯快船稟報毛帥已到因夜未  
見六月初一日毛帥見上下交拜毛帥親進禮帖三封  
小飯二卓傳入船毛帥側坐茶叙止收小飯毛帥出面  
看毛帥茶飯叙云遼東海外只本部院與貴鎮二人務  
必同心共濟方可結局本部院歷險至此欲相商為道  
取計軍國大事在此一奉本部院有个良方不知患者  
肯服此藥否毛帥云文龍海外八年也有許多功只因  
小人之說缺錢糧少又無器械馬匹不曾遂得心愿若  
計斬毛文龍始末



一上應付要幫取物成功也不難辭回傳免謝分付舡  
上不便借島崖毛師帳房待酒督師屈體推誠密語毛  
鎮畧無難色二更方散初二日毛請登島禮畢東江將  
官叩見又夷丁叩見討馬蒙賞夷丁每名銀一兩米一  
石布一疋隨上席毛師親丁帶刀環遶表叱退與毛密  
語三更方散初三日差官謝毛又脩酒請表便服登島  
又密叙至晚毛有傲狀不悅意酒散表傳副將汪黃話  
叙三更方出初四日賜東江兵三千五百七十五員賞  
官三五兩不等兵每名一錢又將帶來銀十萬交卸東

江官名明白傳徐旂鼓王副將謝叅將話出行文毛師  
自後旅順東行毛師印信西行督師印信又行文毛定  
營制又行文諭恢復鎮江順旅俱未遵依初五日傳各  
兵登崖榜圍較射領賞毛師見稟何老人何日起身表  
云寧遠重地本部院來日便行今邀貴鎮島山盤桓觀  
兵角射毛師欣從表云明日不能踵辭國家海外重寄  
合本受部院一拜并拜量隨登島山謝叅將暗傳號令  
各營兵四面榜圍毛師隨行官百餘員俱繞在園內其  
兵丁截在營外表問東江各官姓名俱應姓毛毛師云  
計斬毛文龍始末



這都是敝戶的小孫袁云你們村裡都姓毛是出不得  
已這樣好漢俱人、可用我寧前官有許多俸兵有許  
多糧尚然不足飽煖念你們好漢海外勞苦每人只得  
米一斛甚至家有燒口俱分食此米言念及此情實痛  
酸你們受我本部院一拜當為國家出力自後不愁無  
餉各官感泣叩首再四隨問毛文龍云本部院節制四  
鎮清嚴海禁寔恐天津登萊受心腹之患今請設東江  
餉部錢糧由寧遠送東江亦便昨與貴鎮相商必欲解  
銀自往登萊糴買又必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節制

并道設所稽查兵馬錢糧俱不見允終不然只管混帳國  
家費許多錢糧要汝何用本部院披胆瀝肝與你談了

三日只道你回頭是岸也還不遲那曉得你狼子野心  
摠是一片欺誑到底目中無本部院亦可方今聖天子  
英武天縱國法豈得容你語畢西向叩請皇命拿下文  
龍剥去冠裳文龍尚有抗意督師又責云你道本部院  
是個書生本部院却是國家一個將首你這毛文龍欺  
君罔上冒兵剋餉屠戮遼民殘破高麗騷擾登萊騙害  
各商據掠民船變人民名姓淫人子女這是你該罪死  
計斬毛文龍始末



案今日殺了你文龍本部院若是不能恢復遼東願試  
尚方以償你命又宣言東江各官曰毛文龍這樣罪惡  
你們說該殺不該殺若本部院屈殺了他你們就上來  
殺我文以自從之衆將官俱相對失色叩頭哀告文龍  
語塞但云文龍罪犯自知該死求太老開恩袁云你不  
知國法久了若不殺你這一塊土非皇上所有西叩請  
尚方劍令水營都司趙不枝何彝嵩監斬令旂牌官張  
國柄執尚方劍斬文龍首級于帳前即分付將領付他  
親人脩好棺木安葬園外兵丁淘之見我兵嚴整勢不

能犯督師又喚東江各官來見云本部院今日只斬  
毛文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這是殺人安人你各將照  
舊供職各復原姓為國報效罪不及你不必憂疑又分  
付將東江兵二萬八千分為四協殺其父用其子用毛  
承祿管一協<sup>用</sup>旂鼓徐敷奏管一協還有二協東江衆官  
保游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二員管之又分付東江官  
兵久被鎮剝削將帶來銀十萬賞各島兵一員名賞銀  
三兩喚張 賞功同東江旂鼓馮有時將現在官兵一  
千八百員名共賞銀五千四百以張<sup>彰</sup>信賞必罰之意其  
計斬毛文龍始末



餘四協照例給賞又諭馮旂鼓連差人往旅順宣諭又諭將毛師印繳來東江事務權着陳繼盛代管俟一協能建功即將此印題授與他諭畢離島登舟發牌一面曉諭安撫各島軍民又行登舟游擊尹維何速德監舡二十隻候用又用文龍子毛承先係安撫后有所欠商銀着辦償還發小帖云戶部委官陳越札授守備督運各島糧餉又發犒賞四協札付又差官查島中寃獄并擄來客商舡隻俱即查報商人洪秀等十名訖至夜請徽州朱相公拂纓上舡叙坐至二更方散初六日命

備祭禮督師親詣文龍棺前拜祭云昨日斬你是本朝國朝廷之法今日祭你是本部之院情遂下淚各將官院情遂下淚各將官俱下淚感嘆

初七日登山試演初八日差中軍往皮島取劍并驗符初九日往旅順官軍迎接佈置畢初十日晚開舡十一日抵寧遠是夜風大二十日早過江進城畢



崇禎甲申燕都紀變寔錄

京口草莽臣錢邦芭錄

三月十七日賊兵圍城內外砲聲不絕外內多少震而  
又強十八日大雨守城軍民皆無固志十九日辰時皇  
上手自撞鍾百官無一至者少頃賊兵入城彰義門皇  
上登煤山見賊勢昌熾知事不可為遂入壽寧宮皇后  
自縊袁宮人亦自縊繩斷墮地皇上以自劍斷其頸時  
長公主年十五矣號泣在側皇上欲殺之手不能奉久  
之復砍二刀悶絕于地皇上乃自縊二十日李賊入宮



不見皇上遂出示有能得我皇上者賞銀萬兩封伯又  
出示凡文武官負俱于廿一日朝見願回籍者聽其自  
便願服者量才擢用如抗違不出罪加大辟藏匿之家  
一并連坐得皇子于民間欲命之跪怒曰我豈為若屈  
耶汝父何在曰死壽寧宮矣賊又問汝家何以失天下  
曰以用賊臣故逆闖儒笑曰汝也明白皇子又問曰何不  
速殺我賊曰汝本無罪我豈肯妄殺皇子曰如是當聽  
我一言第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第二以禮殯葬父皇  
母后第三不可殺戮百姓皇子又曰文武百官最無義

者明日決來朝賀至次日朝賀偽王者一千三百餘人  
賊歎曰此輩不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于是動殺戮之

念也矣廿一日忽見板門昇二屍至送魏國坊下皇上蓬

頭跣足上下皆白綿紬衣胸書教行云朕不德以致失  
國羞着袞裳冕見祖宗于地下又傳聞宮中御案有遺  
詔云朕即位十有七年五經虜寇日切憂懼不意任用  
匪人致有今日統兵在外當協民心以固國本慎之慎  
之是日在京大小官員由東義門入朝拜賀御座上  
不見有人見青衣小帽一人傳呼賀畢眾官請殯先帝見



青衣傳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祀宋之禮  
衆官又求併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語云准了殿上呼  
名呼魏叅藻德三呼不應即命速拿少頃以繩繫至  
命送刑官拷打衆官人物豐偉及知名者俱留用其素  
有貪名及富寔者俱發刑官夾打索銀賊衆有理刑官  
二人劉國公曹都尉又有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  
李賊雖為首然摠有二十餘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  
衆共謀也入宮之後集諸宮女美者每賊分得三十人  
賊初入城不甚殺戮數日後肆屠戮奸淫擄掠無所不

至諸降賊者妻妾俱不能免始怨悔欲逃賊兵入城者

四十萬擄掠淫婦女甚虐安福衙衙胡同一夜婦女始死者

三百七十餘人死難諸臣家眷賊兵絕不敢犯至于降

賊受官者諸將審問長短班如稱本官藏有金銀即便

鎖去拷打不休每賊將一人領長班五十名緝治官民

藏匿長班一名每日限訪過一件名曰公刺北路兀受

偽府縣官遇賊兵過先搜民間婦女供應稍或不足卒

即以刀背亂打本官苦不可言美者携去惡者棄下仍

命本官留以待後來者秀才朝見宋企郊叱曰賀朝大



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天子考試後數日果試天  
與之首題次大雨方數十里拘銀匠數千人凡擄掠金  
銀俱傾大磚或以騾馱回陝西大約賊意在關西刻之  
思歸京城外土賊橫行李賊絕不能禁軍師身長不滿  
三尺其形如鬼占驗甚精相傳占十八日大雨十九日  
辰時破城若辰時不破即日全軍俱返待六年後始破  
十九日辰時賊以二人乘雲梯上城滿城即刻逃竄寧  
遠搃兵定西侯吳三桂擁兵不屈賊挾其父手書招之  
三桂得書不發八拜謝父咬斷中指扯裂家書隨約王

永吉借虜兵十萬以圖恢復 梓宮寢東長安門外凡  
從逆官往拜者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有僧二人在旁  
誦經眾賊各肆擄掠全無紀律李賊或禁之輒譁曰皇  
帝讓汝坐金銀婦女亦不與吾耶二十八日諸候選官  
見偽尚書宋企郊求選授衙門企郊曰諸公職銜俱前  
朝所考選新主另有一番規矩恐不能盡循舊例諸人  
力懇一肅選授企郊曰諸公何不解事新天子御極自  
當另用一番人前已考試不過安衆人之心耳以予為  
諸人謀不如面去為上諸生既絕望于是以漸逃歸李



賊以四千人守山海關被王永吉吳三桂殺盡餘二十  
人逃歸李賊朝官多惧下令四月十三日親征又傳李  
賊為風雷震傷降賊朝官多被震死孫傳庭以兵搗陝  
西賊巢殺戮殆盡虜兵大入李兵屢敗不知所之

甲申三月忠逆諸臣紀事

一曰殉節之臣旌忠也守城遇賊砍死者則有王章投  
井死者則有范景文投御河死者則有金鉉衣冠坐堂  
上仰藥死者則有李邦華自縊死者則有倪元璐施邦  
曜許直吳甘來吳麟徵周鳳翔同妻縊死者則有任偉  
同妾縊死者則有馬世奇同妻妾縊死者則有劉理順  
同父子夫妻姑媳縊死者則有益兆祥孟章明全家死  
者則有成德此皆京職也其有在外任而死者得三人



馮曰朱之馮衛景瑗周遇吉而歎感之中全家自焚者  
得四家焉曰劉皇親鞏駙馬王皇親惠安伯真可謂與  
全休者矣成二曰道跡之臣美名哲也君子不輕責人以  
死亦誠難弟能不投款不報名託跡緇黃埋名樵牧  
庶幾有不妄忘故主之思為共得十一人曰汪惟效周  
亮工鄭二陽曹纓曹鼎臣宮偉鏐施燦史夏隆王都將  
臣初初尔銘三曰受刑之臣志辱也語云士可殺不可  
辱衣冠榜掠君子耻之最不可解者首得四相為生為  
上柱國乃猶不能拚一死意欲何為其來而不死者方

岳貢也夾而死者丘瑜魏藻德陳濱也其他若李遇知

沈惟炳陳必謙衛胤文楊昌祚林增志李士淳吳邦臣

金之俊吳泰來張沂張端陳純德馮垣登張鳴駿彭登  
歷方以智宋之繩劉廷琛王家彥劉若宜鄒逢吉朱蒂

煌秦沂潘同春李逢申吳履中朱徽謝于宣彭瑄龔懋

熙張元輔劉中藻聶一心衛貞固趙士錦沈日章吳葵

昌申濟芳鄭楚勳或夾而不死者摠之被極荼毒囚虜

為伍辱至此極矣尚赧顏人世耶尤可惜者楊玄錫一

人十三而登科十四而登甲人以為仙佛再世乃亦包



羞忍耻至此至于張家王業已罵賊不絕口矣紉出要  
封<sup>副</sup>遽尔回心為烈不終君子惜<sup>之</sup>四曰受職之臣志汚也  
讀吾朝之四書服吾朝之冠帶受吾<sup>朝</sup>之封蔭一旦反顧  
顏竄名賊籍顏面何施何瑞徵教習庶吉士劉昌薛所  
蘊皆祭酒其有願用金二萬求為國子監者朝韓四維  
也侍郎三人葉初春刑部楊觀光禮部梁兆揚兵部都  
御史一人高翔漢編修三人楊廷鑑高邇儼陳名夏簡  
討二人周鍾朱積鍾則執筆草詔者也照原官為庶吉  
士者四人王自超劉禹謨何胤文史可程原係庶吉士

今改選外任者十一人趙玉森姚文然劉肇國白胤謙  
傅學禹趙穎張玄錫梁清標成克鞏李化麟李長祥惟  
魏學濂雖改外任仍留京用則戶部司務也大理卿一  
人吳家周太常丞一人項煜諫議二人光時亨裴希度  
吏部郎中四人楊枝起文選郭萬象考功候佐驗封熊  
文舉稽勳驗馬寺一人宋學顯直指一人龔鼎彝學運使  
一人王孫蕙助教二人繆沅錢位坤若柳寅東高來鳳耿  
章光孫襄方允昌朱國壽許作梅程光貞周蘭郭允姬  
琨陳聯璧李森先吳道新徐有聲李逢申余原俱部屬



若蘇京戴明說孫承澤林銘球李際期周壽明歸起先  
俱防禦使姜金胤張之奇劉世芳施鳳儀劉廷諫顧棻  
俱選府湯有慶翁元益時敏徐時黃國琦呂兆龍王顯  
董復黃昌胤熊世懿劉有蘭傅振鐸胡顯秦沂黃繼祖  
吳達張琦俱選縣其他某地已挂選而不知何衙門者則有  
王鰲永正志郝晉趙京仕党崇雅侯恂張應麟李元鼎  
賀王盛其官之大小不同而摠之皆事偽朝偽官查得  
大明會典凡從逆諸臣父母流三千里妻子沒入功臣  
為奴田產屋宅皆沒入官立振乾綱大加天討是在新

天子矣



閩游月記

華廷獻

粵在甲申之年建辰之月徂茲以往尚忍言哉金陵鼎  
新延及閩粵于是乙酉丙戌以來之事可得而記也余  
以申夏除服遭遇世變躬耕養母志在首丘分固應爾  
會中興露布累衆正盈廷今殉難家銓部公迫于誰轅  
起秉藻鑑郵筒三及謂一城一旅政賢者所當盡力毋  
自暴棄遂策蹇白門寓神樂觀憶奔走南北金陵凡數  
游卒之無暇茲得縱觀壇壝顧瞻郊廟紺瓦飛塵丹楹



秀翠乾坤並時而高皇帝配享于昭攝衣而上骨戰肌  
栗悲來堪<sup>填</sup>與一時賢豪長者指畫陟降約畧進反如  
在循牆遇殪之列也几榻如白玉雕鏤亦非近代云是  
齊梁間物喬木古怪如虬龍舞鶴非復人間氣象出而  
散步林莽一望丘墟昔人所云楸梧遠近千官塚塚禾  
黍高低六代宮又增一番圖繪矣俄而虹蜺揚輝借靈  
煬灶家銓部已指日謝事而苞苴盛行<sup>某地</sup>某人先期嘖  
余固株守遂得滇缺隨歷階上控以親老辭賦遂初矣  
無何而物議沸騰價高倍約者甚至閔堂質明長至散

班鄉大夫老要太宰於朝門而語之曰此番選事云何  
服闋例得優補况減俸紀錄如某人之滇缺亦其一也  
時言路諸公以選法不倫至質主爵于道周而引某人  
為口舌主爵之語塞徐應曰有故事可改也至逼除而  
閔汀之歸化歸<sup>化</sup>古明溪地也計程免及二千自幸謂可  
將者毋追問途已經僉謂不減蜀道陸則峻嶺水則危  
灘老母素畏輕舟頗有難色意欲一識武林繾綣就道  
時憑限已逾斧資羞溢至三月二十後始克成行寓湖  
樓屈指二十年舊遊則昭慶回陸後日淒涼矣惟西廊  
閔游月記



一帶僅存愴然黍離之感散步湖堤遇青衣林立者且  
前且却同人笑指曰爾輩非閩後來迂者耶是也從錫  
而來也憊矣具陰雨纏綿溪流湍急狀而北堂歸志決  
矣且持邑士紳察仿啟箋請兼程遂于四月朔奉母禮  
三竺携子謁法相而默禱於忠肅公祠昔年祈夢地也  
次早拜別膝下囑昆季隨母南還而與眷屬二十四人  
買兩舟渡錢塘中流分中左右一上一下謂之兩浙江  
過此則嚴江遠望一村塢不見城郭舟子曰此桐廬也  
水清徹底游魚可數婦女爭取五色石舟几覆至七里

灘江流漸狹名雖云江其寔是澗峯巒迴合前若路兩  
舟不相望行到水窮忽然山轉則叢烟雨中釣臺在  
焉石壁揀天望祠堂如天上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寔向  
往之矣逆流而上七日抵青湖舍舟登陸過仙霞嶺之  
百四十里陟降凡兩程峭壁中開隘口盈丈俯高臨下  
百人守隘千夫莫能過也自憶東南半壁此其干城詎  
謂債帥驕兵承奔糜爛一旦開闕揖敵雖坦途不是過  
矣絕頂神祠旁為公館烟霞皆生足下真稱奇絕石坊  
有浙閩分疆四字下此則闕境矣時重陰弥月忽又傾



盆足下真称奇絕肩輿不蔽風雨遍淋漓瀉陡石危潭  
隨瀑布而下輿人奉步千舳其輕者掉而前重者落  
在後相去四五里望既日昧招呼聲亦漸杳千山昏黑  
風雨猛烈一電光奔數武約離浦城四十里度前去者  
亦不能達僅與弱妻稚子一僕兩役止山崖草菴頽樓  
上下對灶燎衣餘俱不知去向中焉如割命兩役持野  
燒追踪跡或云盜賊在前或云豺虎在後亦無可奈何  
耳質明雨歇行二十里始知先驅者止一村落母女相  
見且泣且語曰人言宦游樂此是矣抵浦城而全選鄭

公為虹已到月餘彼此僅一謁旋買舟可容五六人  
形如綉鞋號清流船甫解維而長年變色謂此番水漲  
百倍往昔所云將軍灘老虎浜頃刻萬狀至佛閣脚則  
前舟已覆急挽就陸覓四五乘半循涯半冒險石岸斷  
續幾瀕於殆三日建寧東南都會也二日抵延平過黯  
淡灘頗長水勢亦不甚騰躍不識鄭虎臣作何恐怖耳  
至大中寺則邑之胥吏里排集也前任為蜀中趙公昱  
我邑舊父母也時陞部離任月餘與直指梅谷吳公同  
門誼直指方接延留以候代而余與直指同鄉世誼先



得見於維桑屬余家信故事未接印例難報謁適趙父  
母修尺牘迓於途且持小刀至謂直指已得台踪走承  
舍領家信甚急期以曾明見之則云舊任賢者就此交  
盤有僕在無難色唏吁謂揆閫闕于穴以中朝為孤注  
江南累卵相對黯結久之出而趙公候于八角樓矣府  
城一半<sup>是</sup>山樓臨澗上為冠蓋公所謂峯迴壑轉之額詢  
不誣矣至則新舊諸役相向持清冊數帙一揖而交盤  
矣余領直指意姑姑留記室不虞其後之費手也由順  
昌從陸至蓮驛東為將樂西為歸化時清和將盡或云

例忌月杪或云例忌五月余總不暇顧遂于朔日蒞任  
孤城斗絕四面皆山憶初至甯城遇王子房每諷一片  
孤城萬仞山之句今再諷矣近邑為鐵嶺山形相峙如  
龜蛇山先生廬舍丘壠依稀在焉語在龜山祠序中更  
憶甯為昌黎故里愚至謗劣柳何與前哲有緣耶邑有  
三異凡治皆南向此獨北向以山形拱峙之故一異也  
文廟皆城內此獨去城四里許以壁水盤旋之故二異  
也東西兩閩教瀉之不絕橫亘邑中而不通舟楫紆直  
沮洳者二十里始達河故自將樂至清流往往從陸三



異也邑有四難厚賦萬餘而加增至倍編四十里輸將  
并青里長多借絕丁逃戶以子衿塘塞推科一難也公  
務倚辦里長倚里長倚辦借支送舊接新眷屬往來費  
至二三百金交盤察盤公開借庫補庫名色借者肩破  
補者無期二難也郊外有墟三六九有集不過布帛菽  
粟而上司供應多用犀象珠貝名為廣貨離亂以來阻  
且修矣而責者如故三難也里僻絃誦聲而黌序至五  
六百中不乏自好然掉臂街衢連袂公庭者不少試則  
匿名蜚語訟則捲堂哭廟以為常余幸獲免而夙習相

沿巧者穿鼻拙者含沙四難也而余有數奇者五到任  
後例謁諸上臺費不貲而建牙張公以年家誼屬直指  
為言岩邑無煩遠涉會汀守被勘新任後期以故明溪  
半載未嘗一識府門自謂此事差快人意至六月而黃  
都司之事起矣時建李高子靜察盤至邑携直指手書  
翠華有移駐臨安之信長江失守可知方羣疑滿腹忽  
衙前轟聲如雷諸生擁一武弁于憲門弁稱都司黃晉  
奉撫院委造兵器貯府庫諸生言昨在清流激變宵  
遁今晨西關不納彎弓相向隨行一僧四僕俱猙獰詭



異時寇氛震隣因汀李于寧化方嚴盤詰此為奸細無  
疑請同察盤臬示以寒賊胆余索其憲檄則云并貯府  
庫高公詔之入長揖不跪簡其篋有快靴腰刀高公謂  
此時此地行而無驗亦自取之殃遂錮之兩廂申府定  
奪余密詢陶清流答札云此弁潛止李生家李素以通  
賊為邑所側目次早來治投刺群起攻之其從者露刃  
國人遂殺李生火其家故踉蹌而奔隣境也高公見札  
行縣羈候申院定奪數日而府文至則貯器是寔弁得  
釋揚之謂司李羈禁出縣官指必報仇徧控當道韋張

鯢翁見諒手示慰勞有時艱加愆具見丰稜之語謀始  
息數竒一俄而陳主簿之事又起矣是日察盤將啟行  
忽衙前轟聲如昨則陳主簿與張元鬪毆而士民攻之  
也陳簿者名訓江北籍不知何等人也素持正官短長  
劣轉幕衛總棧久矣而張元者汀李之積蠹也素橫屬  
邑已酤酒向簿索娼口角至裂冠毀帶各飽老拳時罵  
衿悍卒多袒簿鼓煽遠邇而張役已負公惡咸欲得而  
甘心焉聚而閑于察盤之門余謂簿即無行非役之所  
宜辱高亦云然因羈役候詳眾始解是役也非羈候幾



不免高公日擊情事致書汀李宜懲此後汀李者今高  
州餘姚趙君最也中于單詞以高言為河漢謂簿倚令  
以聳察盤而縣詳曲庇之深文再四字之針鋒余始而  
疑徐而悟益在任兩月遶汀李署寧化篆既未謀面僅  
投空函及承先施而未遑修候也檄簿提鞠始自言不  
宜久戀地方暮夜赴省矣迨汀李擢樞曹攝道篆過縣  
親讞檄開差役前往嘉興候項座主有懷幣書儀并寄  
家俸金係簿搶劫不宜縱面諄諭於公帑取償而責簿  
追補余一一代為道地又撻其父械其僕所不至死者

以勸阻之故而簿慮補庫因謂余坐視反擠之下石焉  
恨刺骨至騰謗省城投揭于曾公祖閣部何黃如司馬  
兩公正色曰循吏安得尔而奮汀李方改館選相與斥  
而逐之至是則汀李之疑釋而簿猶未釋也數奇二閏  
六月接直指書謂天下事遂至此言念國家北望西汨  
巡汀之期未可問也會邑簿陳王道自京口來任公六  
月朔過錫城市間然至舍索家信一老閩人言家避南  
塘再詢之適矣因紆道跡某處得家信也啟函時手欲  
顛奉家相顧失色始知有五月十三之事老親以先期



入鄉仰天額手矣頗傳鄭帥鴻達教乘過鄭嶺中有真  
主俄而百官郊迎時閩中有大鄭二鄭之目二鄭守金  
山遇敵而潰會唐藩以恩詔出中都聞變渡江邂逅于  
京口塵埃物色引與俱東稱監國王之雅好圖書喜翰  
墨有河間獻王風傳檄手書先述世系後及時艱痛天  
潢之慘裂帳王室于顛隕一稱張鯢淵先生一稱吳梅  
谷先生方諸劉祖比于溫陶酒之千言捧之嗚咽即監國  
位于省城赴旬而登極議起諸老以監國正名出閩尺  
寸建號未遲示中外無利而天下心服李侍御長倩申

其說大鄭亦云然而擁入者艷翊戴功謂此時非大號  
無以壓衆心而杜後起遂定議頒詔而鄭俱列侯按陞  
撫之陞樞一命以上咸與寵錫焉于是敷求耆碩如蔣  
八公胤朱胤岡黃跨千曹能始何黃如諸公咸在列而  
蘇觀生最任如曾二芸郭維經何香山葉廷桂等以次  
至改福省為天興府庶吉士為而庶萃士以興天延興為  
上游汀邵漳泉為下游各設撫按有為重望領兵之說  
者大鄭首推黃石齋公席未暖而行公大儒高冠深衣  
臨敵不避欲曉以大義遂被創至留都死之有為亂國



重典之說時吳郡守收煒朱司李健以南安王入境疑  
敵兵移眷他駐坐倡逃施建陽燬以奸胥摘發生貪酷  
俱駢斬市曹上頗右文而五侯七貴朱輪聞風何公以  
爭朝班乞歸至中途為誰何者擊斃斃舊撫請告謝任  
吳公為大司馬時所在擁藩紛々樹幟孫嘉靖方逢年  
鄭公子捐貲募士保魯藩于會稽勢在肘腋勸駕者為  
江東子弟望王師若雨<sup>時</sup>遲則解體且恐祖鞭先着章滿  
公車目中未決意欲先嚴內治播遐邇於是八郡一州  
拭目新政矣而前此兩月無君荏苒蓬蓬起又南贛汀韶

地界三省深山幽谷皆賊淵藪其穴為廉子洞累朝莫  
窮有閩王總猪婆營二種若干年矣歲掠村鎮名為採  
糧邇聞京都淪沒巨胆滔天俄而逼郊圻矣俄而攻城  
池矣武平沙縣是處見告適王司道芋芋奉命辦賊語  
余曰初意小醜易與耳及覘舉動不減西賊奈何八月  
朔逼沙縣接壤為紫霞山蕭族素盛忽貲郎來控謂寇  
已抄山東無去路意必向城急料理城守而百年來人  
不知兵什無一具邑有娘之廟以滅賊成神載邑志祈  
禱輒應卜云此番無恙後益甚余集士紳而矢於神曰



徒手而搏不欲而戰從古所戒此地非賊久留惟固守  
俟其退可尾而擊也添官兵募鄉勇可三百人簡積庫  
搜民間人得一器糗糧出預應火藥取之射鳥自晒書  
生說劍不啻武事中綿叢也賊約二十日破一鎮肅陳  
諸友被擄入營詢是在庠與生飲食勒令贖身或四五  
十金少至數金携信家屬取償乃返各村身担耄倪肩  
摩城圍號呼不絕救之則領奴失主委之獨非赤子乎  
邑鮮縉紳惟兩曾孝廉及勳丞皆快然數人而迂儒腐  
氣貪曰戰乃可守余謂閔頭距城數里至此則勢在必

救十三日掠閔頭村諸生憤之請行余以兵無紀律毋  
乃以性命為兒戲止宜揚兵城外勿遠離於是陳三尹  
慨然誓師冀得一當驅市人而出望見賊兵手招蕭生  
打話蕭善詞令廣交游在賊營頗見禮合城趣之行蕭  
生請命余曰諸君謂戰乃可守今忽議撫耶城下之盟  
非敢聞命貪謂如合城性命耶情甚迫余語蕭生汝即  
往姑款之以需大兵可也生往如前則營皆鄭幟固謂  
儂係閔兵有便宜借糧之檄並非犯境何為截路沙縣  
擣兵千金亦爾則當假途于城外戒勿近濠謹候命蕭



生歸告其邑父老邑父老曰城守令公事郊勞我輩事也盍謀所為牛酒資者令蕭生懷壁夜行竟如約次早我兵繞城而列陳三尹率兵據高阜為犄角賊果迤邐而來城上刁斗無聲忽苗頭突至漫過我兵擒而赦之令蕭生責其倍約賊轉而西與陳三尹兵相持於岩阿遂望武平一路而去此八月十七日事也竟以此斷送中秋矣教竒三後武平城破被逮余與上杭羅文止以城守加試主事銜照舊管事乃陳三尹竟為禦賊墮澗一僕被殺歸衙半月憂悸而卒余經紀其後事旅魄淒

然雖蝸名蟻秩乎其沒於王事一也余即唇焦頰禿而天聽弥高誰為起死人而肉白骨者昌黎所言遐方小吏不能自達而轉于溝壑可勝道哉抑猶是陳三尹也一則戀棧而漏網一則見危而損軀兩人何霄壤也明溪兩峯左白蓮右九華素稱騷擾近楊机部萬吉人以閣部銜大振義旅勸駕幸贛兵垣揚又如勸幸楚何蘇二相勸幸粵踉蹌滿路益疲於奔命又附郭有滴水岩恠石仙踪游軒過者每借片晷以探竒余于重九日獲一追隨俄報守道于華玉之任上杭矣于係舊寧化常



殿府廳毆庠友而亦時見毆于上官庠友武弁又以為固然其天性也至則叙同鄉親誼余謝不敢又叙庚辰譜誼並謝不敢徐而吐露心腹謂中途被劫行李蕭然車馬輕裘可共敝乎余惟力是視忻然別去至十一月張兵部應星使滇過邑張係恩選雙眸炯々習織緯工劍術滇南人也以州守軍功擢部胥詔沐府勅令沿途奏報凡地方情形人中吏治得奉所知傾蓋問恨相見之晚唏吁時事謂廷議缺兵招安反側令守關自贖隨地打糧命田憲副關統之名為官賊渠者儼然搖扇拜

客有司抗禮而道路以目莫可誰何自是星軺兩檄不辨其是兵是賊而風鶴無虛日矣頗聞前途兵阻暫爾淹留長至之夜晏於後堂忽報賊攻清流砲穿雉堞張公謂不惟阻我去路勢必犯境我雖過客而眷屬在城義無退避利害禍福請與君共之我有二弁數僕皆膂力無憂也至是而神言果驗余與張公集士紳而澀血於神曰狡賊再犯勢不俱生敢私通往來者有如此盟繇是而衆志成城平日囂矜捍卒頗得其力先是設為門禁囊石濠邊者始始入已積石如山矣庠友百人就近



輪直晝司盤詰夜司巡燎初七日賊過清流屯九華駟  
駟去城六十里一面申請大兵一面堅壁清野議毀沿  
城房屋而群情顧惜謂臨時一炬未遲駟吏奔竄謂賊  
舍駟他往張公曰必從間而成此時可以一炬矣急壘  
石四門是夜火光不絕至黎明而賊騎遍西關掠飲食  
環營行作陳勢張公登陴謂此赤脚賊如馬足畏鉄單  
裙白扇為記履山坂如平地吾識此陳以符呪破之五  
解賊相顧此城有人大聲汝謂必行客何苦乃尔張弁  
發數矢中其二城上呼聲如雷四野顛垣尚在賊蔽身

而前突抵城下矢砲無用則拳石擊而退之賊往打糧  
是夜與張公同宿城樓戒士民曰每堞二人一燎一炊  
晝則無聲而列幟于雉堞之上則我逸而彼勞夜則無  
火而懸灯於堞之下則我明而彼暗守此十日必退無  
疑僉曰謹如約嗣後下午必打糧黎明必犯城或掘地道  
則禦以矢石或從水門則禦以火石如是者三晝夜至  
十二日而士氣懈矣張公厲聲曰今夜男子困乏須婦  
上城吾老妾幼婢尚堪鞍馬何論神衿有下城者共斬  
之于是復奮余謂非信賞無以必罰乃悉捐其俸資會



清流李介石以事起省阻於蕭生家捐五十金示全舟  
誼於是益奮庠友揭三就入鄉省丘壠遇賊不屈竟被  
殺至十三日清晨賊取斷檁壞棟打造天車上如方柵  
容四十餘人下如車輪數人推而前與城齊高從西關  
迤邐而來張公謂此西賊最狠伎倆惟衝木可禦徑尺  
大木上作丁字形旁作兩耳繫索置堞間使數人守索  
車近城數尺一呼而上則棟摧轅折但賊車逼城必發  
矢砲守者無站立處須團牌架隅方可着力嗟乎至此  
亦危望之無不失色余戒其家屬曰我老母子一能以

身殉不能以家殉有某地足依可歸圖也勿復相問遂  
絕裾登陴見賊據高阜以望城如掌設伏於東南候車  
登為號則四面環攻首尾莫顧日旁午而車漸迫張公  
熟視久之俱至神祠拜而祝曰人力竭矣城中哭聲如  
雷呵之不止矢砲將盡積石代之士民知必死上城飛  
石之少則婦女拾瓦礫佐之城板狹則里巷取門扇拓  
之天車雖四周而上無覆蓋瓦石蔽天如飛蝗賊向以  
虛聲誘我弦無矢炮無藥車近城丈許果矢砲齊發守  
者辟易正危急間而炮發忽反風擊半瓦石又從空而



下或中肩或傷額遂涕然棄車走有陳勇士乘勢越城  
取車而上則周圍木柵生牛皮障其外血肉淋漓火不  
焚鏃不入而隙光必辨此西賊長技也可畏哉余始一  
入內則家中且泣且慰曰人言宦旂遊樂此文是矣會  
汀李之秀者淮陽人莫詳其履歷為于道監紀繼城而  
來云道兵救清流知賊在此當踵至余謂賊忽潛匿必  
得是耗詐稱鄉兵而要于路恐墮其計急修二函具言  
狡賊詭迎狀厚犒兩役為難民丐者兩路間行其一果  
遇害其一遇道兵於九華駟得為之備未幾果望賊衆

即整旅迎之賊計阻候道兵迎城竟拔營邀擊事出不  
意道急下馬襍調人中奔至城賊則門已環堵李監紀  
從城上繼之而苦肥韋繼而墮者再傷其臂顛其趾余  
急令撥石、堅者有頃始拔道側身掖而入則僵仆于  
地而掣余之肘瞪目發喘曰我救汝、不我救、余謂  
九華一書非救而何則慢語曰汝即陞轉我不能劾耶  
余拂衣起衣為之裂復堵城登陴張公謂彼劾汝我不  
劾耶將在外君令不受况守道乎且兵機詭秘臨時無  
驗烏知其是盜非盜而開揖進乎是日道兵五百鄉兵



續至十餘皆派宿民房官給酒食次日賊無動靜至薄  
暮文廟火起有識者知賊必遁可尾擊於道不可賊果  
退隨下搜山之令於是沐猴而冠凱歌而出則青山盡  
是朱旗繞矣徘徊泮宮煨燼未熄經營規度託詞修造  
諸生請追賊則曰窮寇勿追且我兵遠勞恃輦而行汝  
邑能千乘否余偕張公謁于膠門謂賊未退不敢求去  
今請挂冠歸印惟君死生之道疑義其偽也笑指齊簿可  
攝余即取策置簿前而去道愕然追之不及竟委署簿  
素係道門鷹犬委報素封勒馮助餉遲則縱兵脇而詳

之而邑苦道兵甚於賊矣時余料理交盤遂不復顧俗  
素鄙恠而勢迫爭洗橐以應兩日且盈篋矣行間多未  
便李監紀為造銀銷選驍騎解送上杭而乃快于心然  
後市牛肉奏勝樂相余赴賞功讌余不赴則陽給銀牌  
上賞而陰與監紀為黃袱露布顧謂縣官委城於賊賴  
彼得全疏揭星馳而張部公亦飛章直陳所見兩相左  
行直指稽核閩南為高念東余已就醫隣境適王司李  
三浚以巡汀至則邑父老遮道而訴司李以寔告高公  
特疏為城保令與士民血守道援在賊軍既潰之後廟



燬在道兵已到之時此孰功孰罪且歛餉賈怨眾寔有  
口其誰掩之吳司馬詰郭太宰曰功罪宜明而屬吏與  
道不相能宜變計於是擬道簿罪張簿加俸余以加銜  
候考赴省行而無資淹留闕境數奇四時廷臣請出闕  
者眾會迎曹后於途甫即安而上未有胤或勸修攝以  
俟來春報可余以酉臘至將樂主太季王韶振園軒敞  
精潔江南所僅其子含度奉明經家饒而好禮斌之賢  
主人也流連五閱月詳含度琅玕集序中余得以身左  
右長者知駕于仲春駐建請出闕者古堯敞時東南民

望盡屬魯畫錢塘為界烽火相望說者謂胡越也而吳  
越矣不知當日鷓鴣聲向誰家啼血也自兩都破竹至  
此始阻相距于七里灘者五月又不知嚴先生眼中誰  
是劉文叔或更有非熊非羆入其香餌中否丙戌端午  
至順昌止庠友黃价人書館之介兩園之間軒敞不及  
王園而幽折過之琴劍圖書致足樂也遊軒徃來微聞  
家鄉有黃兵之事會搃戎侯若孩携家往贛詢及世事  
搔手蹙額謂此時宜枕戈待旦戮力一心乃慮及累卵  
之危而修筆舌之怨亡敷天之憤而操同室之仇吾其



濟乎時閔浙歐脫自分彼此宦兩地者各不自安朱未  
孩以一旅處兩大間左右顧如九江閔外聲援既絕錢  
塘兵力不支議者以閔門卑薄勸駕還省中人呼擁  
謂恐絕天下望因駐驛劍津而任吳司馬鎮守辭閣不  
受留駐浦城吳石渠炳來自江右單騎入閔以方伯是  
提調棘闈六月開科題大孝之道三句猶雍之太平話  
也甫報竣而陳謙之事起陳晉陵人舊鎮金衢奉魯使  
至閔及閔趙趙問途於大鄭荅云我在無妨也遂與文  
使林望偕入迨啟表稱皇叔父而不稱陛下下廷議羈

二使於公館罪且及謙鄭為之解而京口錢開少不知

何來自請召對言天下事語未竟擢為監軍御史因家

密言陳為魯心腹係鄭石交慮有間宜急除或以鄭

謂刑所素經其門臨期以晚不意夜半飛封忽易其所

急救之則已授首矣伏尸歿極哀既厚斂為文祭之有

我雖不殺伯仁之語是時兵餉匱乏行止猶豫召對會

議欠伸而已李之秀以貪酷正典刑于道為亂兵所劫

折其股擄其屬矣猶垂涎節鉞逢人談劍奮其螳臂語

刺之不休無何而驚狎至鄭倉皇謂三閔餉取之臣



取之海之驚則無家非過救不可拜疏即行中使奉手  
勅云先生少遲請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已飛帆過劍  
津矣七月望後錢塘多不可問馬士英阮大鍼輩亦竄  
浙東有舊撫田兵會于魯藩號三家兵田兵方兵鄭兵  
或離或合甚至挾婦女坐山頭呼盧浮白而元戎大帥  
持空頭劄市直充餉如三家村老人解人詔許廷議計  
無所出命風力臺省二員鄭公為虹黃公大鵬往監之  
識者知事之不可為矣八月廷計幸贛廿一日啟行錢  
監軍先期清路抵雙峯猶赫之願指郡縣屬其客語余

謂此以筆墨屬周五溪病目不果肯策蹇從乎行在庶  
萃士可唾手得也余謝不敏次日駕至行宮戎冠金蟒  
而入上好書雖崎嶇軍旅猶鄴架而行以至釵鬟請織  
錦之詞裾佩爛玉臺之咏豈料有播遷事乎中使傳將  
召對至次早未發至巳刻一騎排闥云敵至劍津已燬  
關且踵至頃之行宮數騎突出云駕已在內閣部何郭  
諸公從而趨曹后肩輿艤舟河干顧從官曰劉宮人有  
娠好護持就道詞旨慷慨使遭時隆盛雖鷄鳴黃鳥昌  
以加茲妃媵狂奔有一舸而數人者有一騎而三人者



花鈿翠冠零落榛莽猶作龍頭鳳尾形此八月廿四日  
事也嗟乎乾坤何等時耶先是余與廣文吳友千孝廉  
友善觴咏流連尋盟丘壑鶴杖兜窰猶豫未就猝不及  
謀而地主黃君賢聞遂挈余眷屬入鄉往投親識出其  
東門有女如林爭小艇如意筏登彼岸則閔兵潰圍戈  
戟滿路夾道而馳幸脫虎口崇岡踳蹬再蹶再起日夕  
路修牽衣結隊及人生未有之苦兼以須此行橐先寄  
邑友孝廉吳慎修家季布一諾謂可萬全忽稱携眷渡  
河盡遭潰兵之手是數奇之中又數奇矣然而目擊蒙

塵生惟改物悼時命兮不猶傷覆載兮局踏又何妻子  
之足戀與身家之足惜乎夜宿陳村離城二十餘里次  
日往探不過數騎徑過河干向暮索篆令粘紅紙於門  
而去云是鄭兵前道意不在城欲有所躡也迨追踪及  
贛報命洪塘雖所傳異詞卒與兩京同盡尚忍言哉太  
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王者且不能行之于臣下悲  
夫顧誰貽之感而至此途之人有能言八月事者初旬  
貝勒駐衢三家兵漫言嶺界或不持鉄往來無禁者四  
五日忽又閔上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如是者三日始



有胡騎二三十騎從容過嶺分馳郡邑遂有燬閭躡踪  
之事所云履險如夷信哉余自此伏匿山谷周旋僮父  
重陽有山可登無帽可落吳友于隔山倡和風送悲淒  
而邏落忽嚴鬼朴逼人一夕三至因思上陽介在順延  
歸途便道地主吳君相約久遂于十月杪移家適君隣  
母舅約晤于建陽之陳村百里而遙因山為鎮一姓十  
家之多藏蓋淹留半月至洒泪而別因偕往上陽共商  
歸計舍歸館既定沽酒當爐偷閑半日而蹙然剝吸片  
紙忽投則舊張將樂金麗也張于廿五日遇變赴省為

道委官時搜山令下張奉道委以舊人為奇貨固密至  
上陽捕風捉影及我兩人主衆相顧失色義難逾垣而  
避微服就見惟話歸思張始勸駕見余迂頓云守道不  
可不見之則先容兩人答以請少閒容借重即別去心  
忤之焉越兩日而張約晤出一函見示乃道手筆內有  
上陽兩紳即來相見等語蓋別復報道而批示于搗尾  
也險哉十一月張遣道役趣行則劍浦城邊一堆白骨  
云是馮士英方國安父子阮大鍼已墮馬死而僂尸所  
惜者方書田耳比匪之傷悔何及乎時順延間以搜索



龍杜枉破家殞命者十室而九迨啟枉中得五人連名  
請駕出關一疏查在降後恨其反覆故有此奉嗟乎因  
緣賣國者何所逃乎夫死一而已有履刀鋸而骨猶香  
伏斧鉞而血猶汚者豈非處死者異乎會奮道萬永康  
邵李傳公子鐸避踪山村為仇口所中檄令到道四人  
相對咨嗟忽蜚語起四首及萬公謂禍且巨測既而得  
釋相與謁于公館則曰來何暮也當亟荐內院各陳病  
狀則搔首不答但云次日領文出晤趙守秉樞懇以病  
揭婉致當道手答有只候領文惹出來悔無及矣語甚

激切次早道役齋文來省四人一例露封以示無委他弁

馳送時已無可奈何盍聚首一識三山乎冒險赴省寶  
刹名山皆成漫漶開元寺前太平風景何處去矣南渡  
老人追尋往事則守關而死難者鄭兵垣黃侍御也  
傾貲守城、潰自盡至擊其胤而藉其家者曹宗伯也  
此外或入山或入海或溷跡緇流或埋名屠販莫得而  
詳焉訪吳友于圖書四壁茗碗蕭然聽門外輪蹄聲則  
攘臂以取功名何減長安道上如殘疾之于華玉盤散  
而之嶺北道矣鄉御之毛職方雷廉道矣選館之舊汀



李高州守矣顧閣部之長公墨糧而赴嶺東道矣而余  
四人者行全舟止全寓死禍福全時雖萍水不謀所遭  
之勢也于是咨申內院既偃蹇而得辭驗送軍門亦佯  
狂而獲免是時佟軍門撫閩既報謁入則曰我十年前  
陳貢生也受顧司城老師深恩以有今日今顧師死難  
東甌僕已迎春至省長公現在此間諸君君盍與商之  
至轅門則顧長公且入幕以桑梓誼囑為委曲質明而  
出則云補缺易回籍難回籍非給炤不可給炤非張總  
督萬不可遷延數日而歲云暮矣索云竭矣會撫軍出

示允在省者俱于次日齊赴洪塘諸大老則折東相邀  
矣莫揣所謂比至則胡笳四起毳帳參差兜網跡天雉  
羅徧野聚立而囁嚅者幾及百人內院撫軍席地而坐  
執冊指名首朱胤岡次黃跨千又次余大城余係中州  
流寓在閩亦被羅織拊其背而徘徊謂此三人者非尚  
書閣老乎可隨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  
為鄭蜚黃亦與也傍徨有頃名次及胡舊撫矣軍門持  
冊手麾謂余俱赴京聽用于是諸人蹙然而退不啻鳥  
出籠魚入海也而歸途四五輩有口喃若戀不能割



我不知其于意云何矣時貝勒即刻拔寨起四公竟載  
與俱行先是十月中敵兵至蒲鄭兵退守泉郡城外皆  
海道洛陽橋亘上橋係蔡忠襄公所造長四五里上有  
瓦房百間下臨絕壑千尺假令橋為門戶海為宮府亦  
足老師乃相距月餘莠言絡繹謂闕廣封侯虛席以待  
而溫陵士庶懼有一旦必遭林木相與慙慙既艷斗之  
肘懸又慮負隅之難下于是杯酒兵擁雪消冰釋過洛  
陽橋則鴛鴦已在籠中矣述志令有云一旦釋兵解甲  
勢有不能抑何見之不逮老瞞也我輩言旋劍津分守

天各一方而余與涓陽同就上陽過歲向之搜山者竟  
安在哉癸亥春灯後急理歸計至劍津晤毛原儀談家  
鄉事頗悉二月初抵建州向日危灘了不經意忠憲所  
云險須用習信哉浦城遇婁東吳襄威携家共事馬頭  
倡和消遣窮途忽胡馬縱橫行旅奔竄我兩家無路可  
避關橋皆屋會天雨暫憩于橋一帶民居皆被兵火兩  
家肩輿約六七十乘因雨甚暫止破屋而悍卒亦解鞍  
坐地嗷嗷聲漸逼甚而排圍甚而毀垣時已薄暮勢甚  
岌岌吳君謂事已至此行亦危耳止亦危耳與其止寧



行止則我散彼聚行則彼散我聚也余深服其言遂冒  
險偕行衆兵出不意叫號莫集惟叔雨具擄乾餼以洩  
忿而已青湖接家信且慟且憂月杪至西湖遇鄭金吾  
為假寓于興化李公祠時憲會劉臬長舊理刑懷州  
相善為措資斧而歸四日抵家則知仲通兄於酉冬以  
他事請仙得于忠肅公大書君家庭獻厄在旦夕墓左  
有近日權厝者宜速移去否則命不得活計其歲月正  
在天車圍城之時公鑒我於二千里之外我何人而得  
此於公也愧且懼矣屈指兩年以五奇而處四難行囊  
則所存者數口家計則所餘者數家椽以視滇南天末  
碩果孤懸烏知得滇未必非福得闕未必非禍而所求  
異所應所應異所求抑我相不當侯耶豈固命也雖然  
獨一身一家之事乎哉

亭林氏曰昌為乎月記也月者微詞也彰之不得則  
微云耳月記者簡詞也詳之不得則簡云耳遭逢鼎  
盛司德起居則日記者之事也月以佐日之不逮也  
而風雨蕩之陰霾錮之其亦有竊廣寒之藥以挽魯  
陽之戈泛銀漢之槎以盼扶桑之影者乎是安可無



記

...

...

...

...

...

...

...

...

江變紀畧

徐世溥

金聲桓左良玉部將也本遼陽衛應襲世職以邊咨歷

揚樞輔嗣昌史督師可法諸營累陞至淮徐搃兵官尋

隸左後隊初左既敗績襄樊退保武昌力不支則圖屯

兵南都癸未春至池州其間有備而還久之復次武昌

徘徊楚東乙酉春闖賊又日夜東下左帥恐不能不徙

欲復趨南京而無名也患之時弘光帝立已半載朝廷

昏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出史可法于揚州而殺北來

江變紀畧



崇禎先皇太子人滋不服久之都下紛言所殺者乃  
王駙馬子也與真太子無異東南日夜望真太子出而  
立之左客胡以寧因獻計令為太子手詔趣左帥入靖  
留都者使客自北來稱太子有手書血詔附左二伴受  
詔為壇而哭洒血誓師內憚江楚督師侍郎袁繼成在  
九江胡以寧舊與袁遊即遣以寧用太子之旨詔袁侍  
郎會師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以江西屬之金鰲桓左  
至則袁所部呂督師舊將郝効忠郭雲鳳乘袁左舟晏  
焚掠九江左兵即附之良玉見城中火起聞報曰左兵

也即其舟中頓足嘔血死左死軍益亂其子夢庚竟劫  
袁與俱下至蕪湖弘光帝已執矣繼成隨弘光北其中  
軍總兵官都督鄧林奇死之而左軍三十六將皆降英  
王令左夢庚以父官率諸將入朝金鰲桓不欲往乃自  
請願取江西以獻英王許之即不遣一滿兵而以江西  
尚委鰲桓還師南向與閩部王體忠降將合營西屯九  
江鰲桓言滿兵旦夕至馬步二十餘萬日遣牌諭江西  
速降即免屠城一日牌十四五至巡撫廣曠昭懼解印  
而逃諸有司荐紳士民則皆走江城內外一空六月初



四日鄉約逸僭市井諸士無類數迎金督鎮于九江初不知有王體忠也十九日聲桓至乃有諸生十數人迎于江干聲桓戴方巾被青紗金縷洒線蝴蝶披風受諸生廷恭于舟前廷恭者初見即跪已起揖乃拜復起揖再拜而止聲桓故武人被輕衫而受文謁以唾手得江西喜殊不勝左右頷從者當如何答禮且笑且摠引諸生起口中謙讓喃喃有所云而無其辭頰涎墜縮如絲迎者及其從官皆掩口而笑當時聞者知其無足與矣恐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體忠念江城無人迎之入其

則與金氏分營而居城以東者為王城、以西者為金金所分當都會喧闐處官府甲第萃焉其偏裨第族又多因得分據華劇網羅鄉城諸富家誅鋸未逃諸豪暴盡以漸便宜署置有司官屬矣陰念江西迎我特以清兵聲勢而伏我甲士馬精強遜王氏遠甚辭忠亦不大誅掠人心漸有王氏欲計除之未有以發會八月二十五日雜髮令至寔其叔號稱十大爺者齋文以來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桓曰此王兵為梗也明日請辭忠計事即其揖時刺之尸出王兵大擾攻金氏燒德勝門



又燒章江門格鬪三日諸金各率其精兵巷戰殺傷畧  
相當王氏老營兵私計潰散無歸且新去無主外即據  
州府勢不能久獨立聲桓謀知其語且戰且招降而以  
王氏兵屬翫忠舊掌軍鼓號笳者旗牌王德仁軍中所  
謂王襍毛也江西自是盡為金兵矣聲桓以江西據江  
南上游西控州縣通閩越得江西則東南要害居其大  
半而桓未費滿州一矢斗構孤軍傳檄十三府七十二  
州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計 大清入塞以來功  
未有高于己者竟望旦夕封公王次亦不失侯耳收江

流還乃以副提兵提督江西軍務事視舊官更貶得報  
氣沮大非所望也是時明唐王已起福建改元隆武敗  
於江州以楊廷麟為相督師取江西萬元吉為兵部尚  
書督師鎮贛州十月贛州破兩督師皆死之諸掌在閩  
投官得脫歸往之有隆武及閣臣諸劄付然見殺桓方恣  
殺明人士諸凡年十五以上及有病未雜與告反及誣  
閩者輒殺之非為過而家貲中百金以上輒誣以通明  
使有司論殺之沒其財產十三郡人莫必其命是以  
遊士莫敢言自外歸金氏威震閩楚巡撫李鳳翔死聲



桓益驕乃大治宮室以明都司署為帥府役夫萬餘人窮高極北壯避暑之室春白瓷屑為塵聖壁倚者如冰阿閣曲房層毡為幔覆以絳繒履之若綿嘗病思食虎即令環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諸所為侈縱類是也乃其胃中志鬱異甚故滅裂極意為荒暴如此然教桓為人陰狠能箱禁不泄方南顧明徽內甚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因而自立自李巡撫死北來有司益多挫之王德仁亦望為提督總兵而不得意同快之又屢受折辱德仁本起群盜從闖營未嘗有堅陳性曠跡不能

無惡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顧君命當俟否耳富貴自有時君其忍之德仁益憤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煨金銀以萬金使丹客宗超一開天寶洞將以以立壇請致勿怪檄置雷役使丁甲神將為百勝天符軍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入九重畜伶優教歌兒數十人私居時之戴明制便衣服于最後堂張飲教令伶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是金玉兩家怨辭稍之聞于外自贛州未破也萬督師嘗遣閒使密訪教桓使反萬從武陵楊梈輔西征時嘗與教桓相識於左營故也教桓得書



不報閔使去乃遣人捕萬僕菁華械繫於庭夜深解其  
縛與善飲食勞苦問督師起居慤勤甚厚未明而縱之  
萬死後菁華亦聞泄其語諸歸客閉匿既久慮人操其  
踪跡聞已確間往之各緣所制私覲兩人其始本圖聊  
免禍耳諸慤競喜事者乃妄意立功名輒時之微言揚  
萬未死隆武尚在也及誥知兩家怨不得封意則間自  
露其閔防劄印乃言隆武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  
明者即奉江西封公亦嘗達一二乎未幾江城人之走  
諸金門下者受意為教桓立生祠之成塑像而請其冠

服之式桓令塑為華陽巾而羽衣昇像入祠觀者強半  
齟舌而慤競者益意得初聲桓本故以此探明虛寔而  
歸客亦因極口詭桓言明復大聚且阿意謂先授侯印  
今公奉江西待收京且分天下王而之聲桓日聞此言  
况陰與萬督師前語相應不能不喜且信而說者久之  
亦真自以為中興果可指期待也後巡撫章於天至遇  
諸將益倨日從諸將索珍寶奇貨呼聲桓曰金副總得  
仁曰王把總先此兩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副總以自  
文于偏裨矣至是其部伍亦駭一日章巡撫宴布政司



堂舖旃席地各取銀管吸煙已通火不及諸將解腰刀  
割炙蹄又獨與文官飲食自聲桓而下皆坐旃外酒半  
嘻笑顧視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歸大愧而憤  
甚聲桓亦無色俯首鞞鞭還師府七月得仁提兵如建  
昌章于天差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拍案大呼  
曰我王流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為我逼死汝不知耶語  
汝官無餉可得杠則有之聲如嘶吼目睛皆出敲其差  
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其  
客曰王家兒急矣所遣請印陳大生等輩皆不還奈何

丹客趙宗一弟子黎士廣者亦輕惰喜事舊與左右往  
來其鄰胡叟叟有門人官隆武者黎從買割付為官即  
因為轉賣以熒致喜事少年又雅遊于金客黃人龍之  
門即因人龍自薦于聲桓曰若輩非能得之明兵雖大  
聚獨我知隆武主所在耳公誠無愛慕厚費資我以往  
可期而至也聲桓曰顧汝歸如何而酬汝且功名本共  
之居有間黎生及胡爾音夜袖兩印入帥府一為鎮江  
侯一為維新伯篆皆柳葉文又玉印一上刻小篆文曰  
精忠報國王亦美甚曰此上所私賜也聲桓喜甚日挂



腕間八月得歸仁自建昌聲桓奉印畀之且揚腕笑示劄  
卯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待趙旗鼓歸而議之我聞烏金  
王為何騰蛟所敗已使趙旗鼓往覘且賀何得擒王否  
也趙旗鼓還盛言烏金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于  
寶慶會胡以寧亦死以寧為人有口敢主斷陳大生黎  
士廣等雖入幕特伺候附會意指  
耳先所泄王氏演韓郭諸克捷戲及使人請生祠像服式皆以寧啟之也矣以寧死諸客並  
狐疑相伏二人以故按不發已而巡按董成學亦覺金  
王謀反有端屢揚言欲奏聞而索得仁歌兒得仁恐與  
之歌兒則居家狀泄有驗堅不肯與于天又從索金玉

杯匣水犀膺胸臍得仁寔無海物益滋其怒日夜閉諸  
匠為旗幟練火器製鞍甲戊子正月既望章于天率內  
丁數十騎忽如瑞州捕掠諸豪富索錢財無狀甚或謂  
得仁此恐非為索財賄也前有滿兵數十騎不知所往  
恐其伏瑞州待撫案定議而發脫有尺一詔書出不意公  
等且見擒得仁益急正月晦萬壽節二十六日壬戌官  
將夜習儀于上蘭寺得仁伏軍甲而往上甬道努吸晚  
聲桓曰如何聲桓搔首是夕未發習拜如儀文武官各  
罷散得仁歸晝夜部勒全營然未得聲桓指未敢昌言



起事癸丑五鼓詔聲桓聲桓不出使其子出見之得仁自未  
將兵時業父事聲桓及其子出厲聲謂曰大哥响馬  
兜出殺身從流賊得伯不能作即死汝爺已侯當死今  
日不出為侯亦死聲桓心薄侯不欲又事急度不能再  
遣人邀易爵于明其子入報乃曰為侯不為侯皆死然  
則為公耳得仁許之曰可爹為公爹為侯遂反天明七  
門不啟絞殺董巡按于帥府西絞殺湖西城守道于帥  
府東盡捕逐司道府縣官諸兵民戴滿帽者輒射之自  
是城中委棄纓笠積道旁如山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

于江中殺桓使人迎弘光閣臣姜曰廣于浣湖里第以  
其門生故吏多人任南北者皆有故迎與故共事資號  
召也出告示安民稱隆武四年金聲桓稱豫國公王得  
仁稱建武侯吏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姜曰廣稱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三銜皆兼吏  
兵部尚書皆稱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大畧謂勞苦功高  
不惟無寸功之見錄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氣難平不得  
已效命原主云之于是以聲桓中軍官宋奎光為左軍  
都督僉事殺桓所委守道黃人龍為總督川陝山西湖



東山西湖南五省兵部侍郎桓初入江西時觀變前鋒  
劉一鵬為漢城侯胡以寧前死其十二歲為進賢伯諸  
金皆為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為兵部侍郎錦衣衛同  
知金幕書記吳芳周為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暮書記  
陳芳為巡按山西僉都御史司道撫院各屬堂佐皆其  
客也時服色變易久倉猝求冠帶不能其盡取之優伶  
箱中一時官府皆紗帽皂鞢白褐緋藍青盤領衫袍鶴  
雁雉翟獅虎白澤補服金銀犀玉各級花帶素帶傘飄  
簷轎唱道威儀如他日鄉民扶携壅街巷戰艷觀噴

惟視其翅間前後皆禿無鬚以此微異內外察署偏布  
私人而諸客首言明事者錄並不及惟陳大生黎士廣  
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真官闕歸而不願出者聲  
桓則又坐以觀望矯詔加銜勒令為官欲因劫聚義旅  
觀其強弱諸客既失望亦各自稱銜級出所藏隆武閣  
臣督撫劄付散賣頒給欲羅萃山澤以自稱樹黨別為  
一軍由是職方監紀交錯于道矣然時得大書姓名往  
來文謁而已非自豫國建武府售者諸將亦不為禮不  
能把權射金錢黃天雷者妹有珠色得仁為之心死而



醉忠亦欲之故構醉忠于聲桓殺之而奪其以納其妹  
成于得仁慙慙也天雷妹亦不良死已而追悔悔之乃  
厚遇天雷凡事咨而行故營中先容皆閔黃舅爺黃年  
少亦能折節奔走求官者皆就黃錦衣侍郎以歸建武  
建武之門幾傾豫國客聲桓性素忌見王氏日盛由此  
內惡王氏而得仁見諸客賁官聚眾亦惡其分利撓權  
即又嫉諸說客義師得仁巡城忽取幙頭蓋其平日所  
見優伶演扮古公侯丞相冠皆幙頭云耳無紗帽者不  
知明制幙頭公服也朝叅公座凡公事自府部至丞簿

皆得戴之既取至於是其巡城也紗帽而出幙頭而還  
展角有偏頭匡寬過額者皆匿笑不禁諸客傳相譁嘍  
又引舊制府部不同銜竊議王侯舅侍郎即不當錦衣  
錦衣即不當侍郎此兩語流聞則王黃益怒姜冢輔亦  
惡其非制科而皆自居以進士官也出示詔之公侯逐  
客之意遂決當此之時金玉兩門下乃有一侯一伯一  
巡撫三侍郎兩御史二十餘都督而諸自称除武郎中  
員外監紀者自陳大生等皆囊頭箱脰輕者榜掠笞撻  
臂無完膚蓬頭垢面跛躄出國門而去旬日之間公侯



義客分為三旅所遣迎隆武駕丁時遇革趨起道中莫  
前寔不知所在或曰邵武或曰安遠並支吾不驗兩人  
亦覺其詐然事已奉微聞南來人言隆武已死明諸臣  
復擁立桂王於廣東也改元永曆即為隆武禪詔進諸  
官秩有差告示文移更署永曆二年然聲桓意疑又謀  
求益立<sup>王</sup>為世子以監國諸事隆武而常為魯王官者因  
亦各謀尋迎魯王而戴之精神有識者見國中奉勅如  
此各各引歸轉相告戒勿出東路義旅督師侍郎揭重  
熙詹事傳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城中獨姜太保在

位陪金公王侯給調兵食而已永曆二年之前一日二

月庚午建武侯西征九江胡以寧從兄胡澹詣軍門說

曰君侯擁精騎數十萬指麾顧盼反清為明冠帶之倫

歡呼動地令聞所在莫不結蹙刺刺以待此下九江吳

雷拉朽若能乘破竹之勢以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

下揚章撫院請救兵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可

以立擒遂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

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山陝其誰為有也<sup>清</sup>得仁吮其

言到九江不移時而破之珍其鹵獲自部送還金亦忌



王北伐數趣使歸之以澹謀質聲桓坐客也皆曰此上策也若面取武漢連衝鄖襄與湖南何氏馬足相援此為中策萬一不然攻城破邑所遇<sup>過</sup>不留重為流寇此出下策雖然審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曆帥六師堂堂正正而後北伐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聲桓顧人龍曰策如是宜何從奎光曰從上策未晚也人龍曰三策皆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贛州高氏在彼聲桓愕然問故人龍曰昔者明有寧王名曰宸濠反於江西以不脩贛州故為贛州刺史王守仁所擒也聲桓心

動立議伐贛然忌王氏專制會城脅與偕往三月丙辰乃出師騎步舳舻旌旗輜重水陸亘三日不斷使先齎冊印封高進庫諭以利害進庫初無意聞及見書大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侯我且永曆安在使者不能答遂勒兵出戰聲桓使副將白朝左衝之曰戰酣來助朝佐者本鉄嶺驍將為聲桓刺王侂忠也<sup>者</sup>前破建昌得金銀五十萬聲桓出師時索之朝佐不與曰久盡矣及與高氏戰追奔數十里徑至城下高師窘甚白戰亦倦使人視大軍尚去二十里朝佐怒曰此為彼五十萬欲致我



死地也收軍歸南昌削髮為僧高得復入城守金玉全  
軍相持七十餘日會城空虛陳芳吳尊周等徒取其官  
兵民獨倚宋奎光黃天雷為重四月二十八日九江破  
報至城下內外皆走車一輛舟一渡索值至數金如  
乙酉初雖斬之不能禁五月七日辛未七百騎至石頭  
口傳為鮑瑞玉兵又曰九江裨將吳高敗兵及見其紅  
纓白帳始議築城明日西岸哭震野聲鐵騎滿西山矣大  
隊從東路走南昌而以偏師先從麥源青嵐諸道搜西  
而後出故未下營已血及數十里癸酉聲桓兄金成功

納降許為內應奎光聞殺之是夜盡撤城外屋廬不及

撤者焚火之光燄天王營裨將首鰲以其軍叛斬閉竟

出而黃天雷未知也報至贛州聲桓大恐虞高兵尾之  
故秘不傳從容撤還十五日前隊至生米聞清兵有餘  
騎放掠其將以為易與使數十人趨之爭利端冷口橋  
二朽板斷溺死十餘人訛驚傳為清兵所敗後舟即  
揚帆還十九日金玉大隊乃至與清兵接戰於北沙  
敗之獲其大炮三聲桓與姜家輔盛服夜而迎之單以  
丹帛鼓吹昇至德勝門郭中聲桓有驕色隨勒兵入城



獨郭天才以為不可而屯營西岸大兵射書城中以布  
丈二瓜子斗與之為隱城中莫能解者聲桓得仁亦射  
書招大兵降或曰未大捷而說人降聽乎六月三日得  
仁悉其精兵攻壘清累兵未集清兵橫出遮之大敗  
於七里街清兵雖勝而素畏王兵名甚慮其襲之軍  
中時之夜驚曰王襟毛來也得仁生而顛二毛故雜毛  
之稱聞于南北越十餘日竟城守莫敢出大將軍固山  
真額譚泰乃行營掘濠溝築土城東自王家渡屬灌城  
西自雞籠山及生米盡驅所擄丁壯老弱掘濠負土婦

女老醜者亦荷畚鍤為濠率深二丈餘廣如之遠近伐  
山木撒屋取其棟枋椽大柯長幹作排柵以為海綠  
又掘冢墓斫棺傾尸及未葬者悉梟之取其匡廊牆翼  
以為濠底濬署工不停暑上曝旁蒸死者無慮十餘萬  
死即棄尸溝中臭聞數十里蠅烏日盤蜚蔽天又役俘  
擄為浮橋于章江以凌風濤自東及西廣袤七里上起  
文家坊下至楊子洲凡為三橋章江故深險而所造三  
橋上直磯中當洄湫下當湍駛處皆設水置石下椿為  
碁度及沙面且丈餘丈餘之上乃更累木疊石疊至與



水面平而後絙船慢板加土重棧梢為橋死者又數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竟就蓋天啟時有廣信周生者善布施貪福利害常與宗室議泐謀造浮橋于章江時人皆以為為狂咨之碩師老匠以為難費百億萬金無益也而大兵為報成之郭東西周迴數十里間田木山水廬舍丘墓一望殆盡矣其留築土城在營丁壯率日與糜一殮半湊水莫能名其為溝池井泉等物也薪芻無遠近辰出申還疲病死者十七八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賜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日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

死水死者自經死而在營死者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燂而已飽食濕臥自願在營而死亦十七八而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舸而下所掠男女一併斥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展苑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膏長與鄉里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尸蔽江天為萬靈而自昌邑吳城下至儀揚舳舻貨物燬湛十餘里於是河淮南北駭悍亡命之徒莫不忻健願死江西而屬饜焉非從固山額真來而繼至從軍括掠滿志願者莫能名數固山額真營蒲子塘距永和門六七里



築高臺於永和門東二里高十餘丈登臺望城中市貿  
往來獨行偶語一二盡見獨留惠民門濠側數十丈不  
圍縱其出入亦藉以浮掠廉城中情狀吳尊周託請廣  
兵而去諸將先後各托請援去郭天才屯西岸五戰三  
勝見城中無出戰意亦撤營去所遣購米運硝黃芎油  
先後數百艘又為大兵橫江夾岸追擊六月二十一日  
西燒生米東燒河泊所明日燒市汊七月六日燒黃土  
墩八月十日燒松河水遮陸藏無一人還報者而得仁  
方娶武都司女為繼室綿綺金寶筐篚萬千以為聘幣

親迎之日綉旆帷燈香燦厯亂鼓樂前後導從溢街巷  
城外高臺望見天怪其繽紛暇豫異常但妄意以為降  
竟莫擬其建武侯娶婦也笙吹方喧忽大聲震天火光  
數十道擁黑雲大如車輪飛墮城中聞曰城奔<sub>崩</sub>國狂  
走相蹈藉赴池井死者無筭是時也頃刻絕潰已而寂  
然歌鼓復作眾乃稍定補時得鉛彈於澹臺寺東稱之  
其重八觔蓋城外炮核先時大若車轂之雲者也自建  
武新婚砲驚酒荒日甚城中兵相率酺醪縱歌舞窮夜  
累日鼓桓面色如土嘍<sub>暗</sub>而已諸將裨稟問百不一應惟



日青姜太保令其遣客間道出城號四鄉起義殷國禱  
請行胡淡書入曰國中擁百萬精強不能出寸步日夜  
荒宴眼穿外援淡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訣自金氏入  
城後富良誅鋤貞烈幾盡劉天駟家鈔西山祥休胡奇  
偉擒至李翔鳳欲釋而金卒斬之庾嶺以南腐心郭應  
銓兄弟不返吉安恨之到今支解曾亨應父子臨汝莫  
不齧齒王氏楊萬同時起事者宿怨畧徧四維矣且公  
以附金王而起者為義乎不附金王者義乎天下方亂  
雄鷲並起強者自立能者因人夫戴舊主稱宗國此固

忠義之士所願望而亦能者風動之資也今之確乎歸

然不與畔援為伍者陳九思孫五年百戰即今兩家歸正

彼前一收祁門旋還歸師侯駕卒未嘗通聘幣介尺素  
於二氏也其受命降武者揭司馬傅唐事前入國門已  
厭見其所為而去自餘不過群盜假義名行盜之魁傑  
若蔡全才鄧參三輩前已為金氏蕩滅餘豺獠為曹大  
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獨張起祚幕客守郡宜  
圖得當以報而瑞州蘭僻不能有所為鄧雲龍以五千  
歲議深召烏合崎嶇武寧谿谷間望屋掠烟寔群盜耳



以<sup>當</sup>北兵如振落難萬眾何益且即令義士如雲見前者  
摧折膠辱如此稍有志識莫不飲恨祝亡今徒假年號  
種怨自恣在前上無真主而欲使氣節之士為金玉出  
死力其誰聽之相國孤城瓦注一葉閉目不見泰山豈<sup>知</sup>  
重圍之外所在白骨如丘陵環南新附郭百里村烟斷  
滅人之不存兵於何有相國無庸談義兵為也姜讀竟  
默然良久曰我悔不用某言豫國來訊起義若何但日  
與為期言待援兵至會集集而已城中斗米漸至一金  
宋奎光憂之以死勸背城一戰欲獨將其家丁開門赴

大清營死之終不能得念諸將人人異趣不足與謀獨

庶幾神道可以威眾而德勝門郭中關帝廟向有酌賽

神羊神馬羊能怪最聞馬朝自出就水草夕還廟調馴

殊畜而嘗有試鞍勒者奎光一日早起使備香醴疾趨

德勝門揚言曰夜者關帝見夢賜吾馬以破敵今趨往

領遂入廟握馬鬣不鞍而馳之三十六營兵將七門四

民皆驚願聽約束從<sup>宋</sup>都督出戰而金玉終欲待外援

夾擊奎光計復不行城中斗米至六百金有狂僧大言

于眾云能解圍破敵者自其名曰摩訶般若聲桓欲驗



其術乃請以米五斗試散兵民自辰至酉闔城需足由  
駭服共願推拜以為國師自豫國公建武侯而下至廝  
養傭丐無不傾心頂禮者令文武兵民皆蔬水齋戒而  
摩訶般若飲酒食肉自如每日闔城手香隨國師環繞  
七門各衢市誦摩訶般若三匝期以某夜出城破敵令  
軍士無持寸刃獨用葦炬數百千竿縛之人持一炬熟  
曰端豫國公建武親挾竹批率師縱橫馬大呼衝陳即破  
矣得仁覺其詐然聲桓猶惑之人龍乃稱病狎狂教桓  
為求救於國師摩訶般若嘆曰噫吾已知之彼私飲御

婦天章罰令爾我行救之遂偕往視疾人龍故狂言如  
初豫戒左右縛之具刑拷鞫摩訶般若曰我北來巡按  
江西御史也入為間今何言遂磔之是日并殺章于天  
鮮太保印更以文武兵餉內外軍事盡聽全鳴時指麾  
全鳴時為都督內外軍務吏兵戶三部尚書太子太師  
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城中升米二金矣固山嶺真聞之  
知其窮也以來二石使人呼於城下繼而餽之豫公報  
以冬筭百斤金橋一石固山亦笑稱其能答至是百姓  
皆呼願城從公侯一舍命決戰云教桓得仁終望外援



來繼城中薪亦盡撤屋以炊初自荒靜闐闐漸至衢術  
漸及官廨寺寮啟官倉未發者十已空七或曰此摩訶  
般若術所銷攝也或曰摩訶般若本無術特感神馬之  
事僥倖取不貲富貴妖由人興物惑憑之彼亦不知所  
以能然數盡而敗或曰寔為間小有術但能鬼物為耗  
耳而各營宿富裨伍私困窮亦盡城中米至六百金一  
石有反撻<sup>鍵</sup>重戶棺數千金而死者禽鼠草根木寔悉盡  
遂殺而人食東北二隅撤屋最先廢宅往生省麥飢人  
將以食得仁猶稱瑞曰此天貽我也國中非什成群不

敢行文衢直巷先有瞭者以隱為號曰雄雞也即男伏  
雌也即婦曰有翅即帶刀者曰無翅即無器者曰有尾  
者即群行無尾者即獨行聞無翅與尾者即共出擒而  
殺之其始獨兵食老弱及病者漸乃擇人而食民剝鼓  
皮靴笏之屬既盡亦復群聚掠兵為糧後更不擇人而  
食至父子夫婦相啖矣日望外餉濟師且曰春漲必退  
訖至全城為醢城破後廨宇存者人脂薰膊尚充牣云  
譚固山知轉餉路絕因得以從容逐西南張啟昌西北  
降鄧雲龍而殺五千歲北勒余應桂吳江于都昌東收



湖盜徐麟麒西破丁家塘土皆餘什伯為聚未成者林  
亮殷國禎輩次第擒散胡澹憤國中所為不忠以為兩  
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噎死其二子亦為大兵  
擒斬百姓轉復歸輸糧販鬻為大兵耳目幾月以後牛  
酒蔬菜日至安坐而收其斃然王氏火器精悍且多  
清兵攻城亦數為所困全鳴時受事眾志一新全亦能  
軍善守故前後相持至八閱月副將楊國柱私降江南  
運紅夷大炮至己丑正月十九日盡力攻敵柵圍百餘  
里山谷皆震停午城始破金聲桓獻其銀甲寶鏡赴帥

府荷池死王得仁突圍至德勝門兵塞不能全三出三  
入擊殺百人被報執支解泉奎光城破後二日得之於  
城西空舍擒見固山諭之降不食乃殺之陳芳黃人龍  
皆死亂軍中餘諸將不死狀者大率皆為所食也敵桓  
病思食虎時使人問先生於八角廟漢將軍番君梅銷  
之神曰在死浮漚應在驗于荷池得仁突圍出入遭  
之者無不殊死潭固山馬首再相值而不識其為大將  
軍豈非天哉姜奮輔儒衣冠死於僕家地餘兵以次降  
走矣此江右一時公侯將相之梗概也人臣非甚頑薄







師相<sup>再</sup>造之功忘謝也立踧踏曰是何言是何言吾所謂  
當其時則無賤母以子貴卑而作太上皇者也於今為  
之當若何因復生請問曰明之所以失天下非左與闔  
耶金則左孽王乃闔投公侯安所授之哉十<sup>一</sup>之間年  
號兩易名雖歸明寔叛清耳今擅除爵<sup>心</sup>殺人莞利權  
大更張如此若明有主不待命如此是僭也若其無降  
武永曆而如此而為之是偽也僭偽二者春秋之所不  
許相國縱與全事無後覺後世論史謂姜公何如人且  
兩家與諸客一以封拜以一歸明彼此互相愚以成其  
變而究也寔為兩人所用年號甫更門跡已掃今且內  
相猜忌公能親與建武之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退称  
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我竭心力為不<sup>之</sup>  
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田野可耳言畢辭去  
姜舊輔後竟能克如其言以致身雖死口名不彰可慨  
也夫







